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

公移

宋范文正公上呂丞相書

其畧云姑蘇四郊

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者謂之太湖納數
 郡之水湖東一派入于松江積雨之時湖
 溢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楊子江東抵巨
 浸河渠雖多湮塞已久惟松江退落漫流
 始下或一歲大水來年暑雨復為災疹人
 必荐饑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
 又使東北入于楊子其利在此或曰江水
 已高不納此流其謂不然江海所以為百
 谷王者以其善下江流若高則必滔滔旁
 來豈復姑蘇之有平或曰日有潮來水安



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少退之時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旱歲亦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燠涸勞歲則啓之以疏積水或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疾疫謂之天災實由饑耳如能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曷為其勞哉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為役因而賑濟一月而

罷用米萬五千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謂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無益某謂不然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出水左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畝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然今之世有所興作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為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宋蘇文忠公申三省請開西湖狀

其畧云軾於熙寧中

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皆云運河淤塞
五年三年率常一開每將興工市肆騷然
自胥吏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戶則居者皆
有失業之憂及工役既畢房廊邸店作踐
狼籍園圃隙地列成丘阜積雨蕩濯復入
河中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尺寸
水行數百斛舟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問其
所以皆云龍山浙江兩關日納潮水沙泥
渾濁一訊一淤積日稍久便及數尺父老
言錢氏有國時郡城東有小堰門隔截江
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湖水水既
清澈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亦有清河堰
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始壞
此堰今湖面半為葑田霖潦之際流溢害
田而乾旱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
軾自到任首見運河乾淺未薪亦緣此暴

貴尋剡剞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
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
鹽橋二河各十餘里見今舟船通利然潮
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
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蘇堅建議
亦以二河合於城外北抵長河堰下宜於
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
閘今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茅山河出天宗
門侯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
闌閘中者永無潮水淤塞之患而茅山河
縱復淤填乃在於落之中雖不免開淘而
泥土有可堆積不為人患潮水自茅山河
至梅家橋下始與鹽橋河相通潮已行遠
沙泥澄墜雖入鹽橋河亦不淤填茅山河
既日受潮水而鹽橋河底低茅山河底四
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今湖水貫城

以入清湖河者大小五道皆自河而下北
 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
 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
 暗門湧金門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
 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
 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九十丈復
 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貓兒橋
 河口自此至此至新水門以入于益橋則咫尺
 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流清水之所入上
 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而
 湖水所過關閘之間皆作石櫃貯水使民
 得汲用幹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軾親
 臨驗視一一皆如堅言謹以四月二十日
 興工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
 而本州父老皆言西湖近年堙塞幾半水
 石日減芟葑日滋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

患兵工寡少費用無從以出父老復言度
 牒錢及米價消折之餘尚有一萬貫石若
 支用此足以集事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
 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
 久矣然皆用工減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
 湖水淺芟葑壯猛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
 隨手葑合乞用上件錢米在人工開湖候開
 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
 佃獲利既厚人戶自然盡力永無後患今
 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雇得夫十萬每功
 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十萬丈水面不為小
 補軾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
 牒本州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捍江船務
 樓店務兵共五百人船載葑草於四月二
 十八日興工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充
 開湖費用外所有仔細利害不敢一一奏

煩天聽乞
賜詳覽

宋衛文節公

涇

與提舉鄭霖論水利書

其畧云其

見澱山一湖廣袤四十里澤被三郡沿湖
民田百年無水旱之患蓋湖水不壅則江
中海潮濁泥得湖水衝動不能停積乃農
人之利也數十年來湖之圍為田者太半
無非豪右之家旱則獨據上流沿湖之田
無所灌溉反為不耕之地淳熙間今僉書
羅丈為使者開掘山門溜五千餘畝由是
數十年之害一旦盡除灌溉之利亦漸以
復後間有水旱果不為災紹熙初忽為中
天竺寺指占子宜徐丈因民詞得旨開掘
事雖施行緣冒佃者不曾行遣無所忌憚
今春復有頑民數輩約從毀撤向來禁約

石碑公然圍築浙西多仰陂湖之利非他
處比前後圍裹陂湖禁戢甚嚴具載申命
臣僚申請尤多某昨得准東陞辭
日曾論此事或檢尋得當求教也

宋權華亭縣黃震申嘉興府論修田塍狀

其畧

云竊見本縣管下圍田盡在西鄉見今尚
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有田主自
係已事不待官司監督縱使官吏到鄉僻
村小港何緣遍及縱一處可監其餘鄉圍
安得一而監之今歲荒歉被害最甚諸
司重疊差官檢澇者保以上迎接不暇吏
卒之擾為官者耳目不及或所差不得其
人則其為擾朝廷又安得而知惟有省事
即是便民况田岸之事小水利之事大必
欲利民使之蒙福則莫若講求水利竊考

本縣南北東西各有放水之處東以蒲匯
通大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淞江南至通波
塘直至極北亦通吳淞江此華亭所以常
熟自小人將泄水之地塞為沙田朝廷不
知一時聽信安邊所得毫末而華亭多被
淹沒今若準舊開浚則百姓自然利賴其
為修田岸
也大矣

宋邴亶上兩府并司農書

其畧云謀謨廟堂
非遠方疏外之人
所宜擬議若夫畝畝之事則亶固蘇人生
長田野嘗訪之故老求其遺跡輒得一二
計若可行然功大者衆必懼利博者効必
遲夫以大功博利言於衆人以求速効其
不見諒也必矣閣下乘時適用方欲舒澤
民之術立太平之基士有知當世之利害

者莫不采收而施行况京師倉廩之所積
悉仰於東南水田之利莫大於蘇州一歲
之輸不翅三四十萬石而尚未能盡其地
利之半則某安得默默不獻說於門下望
不以微賤而廢其言察其為利之大主張
而力行之不惟蘇州被其利而天下亦被
其賜
矣

邴亶再上時相并司農書

其畧云近世士大
夫皆謂蘇州之水
數百年不能去其患亶嘗訪之故老求其
遺跡凡二十餘年果得其利害大抵事或
近於迂闊理或涉於淺近而不免為衆人
之所非笑此所以數百年而不能去其患
也夫田有積水而旁有江海皆知其決之
於江海今亶乃欲堰其決之道而瀦水

以養田豈非所謂迂闊者乎夫作岸以圍田衆人所共知也今亶乃欲高其堤岸濶其塘浦使水行於外而田成於內豈非所謂淺近者乎然考之於古則存其跡行之於今則得其宜工費雖浩而爲利甚博今者幸蒙朝旨令往相度是亶之言粗可施行然有可慮者亶職在州縣而與本路職司本州守令較量是非辨論可否勢旣不侔議必難合使亶徒有建言之名而無立効之實深懼上負聖君求治之心閣下憂民之意又恐蘇州水田之利畢世不能興也伏望哀憐其志特賜奏聞俾得趨堂廉之下按圖指陳別白利害果有可采願賜主張而力行之則某二十年區區之心獲遂於一日而蘇民數百年之患未除之患有賴於一言也

宋黃震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泄水書

其畧云本

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之水旣高若建瓴東北自崑山之太倉連亘常熟其勢又元若仰盂水亦反流蓄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茫爲一壑而濱海之田則枯涸自如古人於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五堰入於運河以至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壩門斗門閉高地之水以溉高田使水不得反流而趨內若中間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爲塘浦焉蓋吳地不特太湖爲大若尹山昆承等湖斜塘等諸瀆黃天等諸蕩市宅等諸村皆蓄水深處脉絡與太湖貫通止藉吳淞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而所藉者又在

塘浦其如元計一百三十有二浦之濶率
三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於
江江高於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以無
水災矣國朝南渡以來生聚益繁五堰既
以不便木渚往來而壞江東數郡之水盡
入太湖岡門斗門又爲側近勤畊而壞崑
山常熟之水反入內地凡今所謂某家浜
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蕩無隄障水勢
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
長潮之增已至往來洄狀水去遲緩一雨
即成久浸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成
功蓋但知洩水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
可世故東坡嘗請去吳江石塘王覲嘗奏
開海口諸浦朝廷皆疑而不行范文正公
守吳嘗開茜涇亦止一時一方之利今浦
閘盡廢而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惟復

古塘浦駕水歸海可異成功然未可倉卒
議也若止縱人戶就近泄放則彼此皆水
雖欲以鄰田爲壑而不可得議者多謂圍
田增多水無歸宿然亦但見近來之弊古
者治水有方汗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
壞平陸亦成川澤就使圍田盡去水之未
能速入于海固自若也爲今之策惟有告
諭田主多發夫工就塍岸漸露處次第修
築各於水中自爲隄障即車水出隄障之
外而耕種之此事昨已施行更望熟議再
賜指授

元都水少監任仁發言開江

其畧云太湖納

之三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於海水既
有所歸復有所洩雖有淫潦無足憂矣今

二江已塞僅有吳淞一江然下流壅滯及早開浚易為工力若數年之後愈久愈湮工費倍而難為功此所當預為者也大抵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背順地形之高卑沙泥之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泝流各得其當庶不徒勞民力虛費錢糧昔之人非不修浚或吝於費繁或惑於浮議往往始行而終輟因循歲月少見實效歸附以來缺官董治愈見湮塞二十餘年水利大壞以致蘇湖常秀之田多棄為荒蕪之地深可痛惜區區管見惟以開田盡去水之未江圍岸置閘為第一義也

元潘應武言決放湖水

其畧云浙西地勢極下自福山而下有岡身以限滄溟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太湖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至吳淞

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自急水港五里下殿山湖由港浦入海古人開港淺涇瀝之類無非為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修築圍塍官府常修浚水路澇則車水以出旱則車水以入公私之利豈不博哉歸附後河港湮塞殿山湖中有出水港曰斜瀝曰汶港曰小曹港曰大瀝口曰小瀝口各濶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二江出海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洩水之路故也後權勢占據為田雖有港澗悉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溢西北風水下殿山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溢皆因下流不決積水為害之故去年夏大水殿山湖太湖四畔

良田不可耕種今年可耕者皆是人力與
天時爭勝若積水不決圍墜坍塌再遇淫
雨悉為魚池此時修治用費既廣民力困
乏悔亦無及愚昨隨管田司官相視水勢
及與老農講究得澱山湖東大小曹港斜
瀝等皆是洩水之處今為權勢占據卒難
復舊湖北有道謁浦石浦千墩浦小瀝口
四處與江頗近水勢順便今若先於此四
處開浚放水以救貧民實居安慮危久遠
之計俟水稍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港
此即古人所謂下流為壅則水壅山
既通上流可導也

元潘應武言水利便宜

其畧云浙西水道自
歸附時官慮哨船入
境擄掠鄉村將河港釘塞吳江長橋係太
湖衆水之咽喉橋南龍王廟後被築塞五

十餘丈沿塘三十六橋實鄉村衆流之脉
絡多被釘斷亦有築為壩者所以水流不
疾不能滌去淤塞以致澱山湖東小曹大
瀝等處潮沙壅積數十里之廣彼權勢占
據為田湖水潮水不相往來四年兩澇朝
廷失糧數百萬石百姓離散大半今蒙叅
政相公敷奏決放湖水入海百姓聞風鼓
舞已有更生之望續見諸人陳言俱非救
弊良策切恐有誤國聽徒費錢糧為今之
計以決放湖水為急澱山湖湖北道謁浦石
浦千墩浦小瀝口四處實湖水入江下海
要處宜先浚此使湖水通流然後開浚沿
塘橋道鄉村河港謹條具事宜于後一澱
山湖湖北自廟港至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
港浦一十三條今皆淤淺惟有道謁浦石
浦最下取江頗近水勢順便耆老曰十年

前潮水往來近方湮塞此處宜及早修浚
一沿塘三十六橋及葑門外至吳江七里
橋上下塘橋道壩塞數內第四橋下水來
自湖州大錢港東入笠澤分湖白蜆江下
急水港至澱山湖水甚洶湧歸附後被人
占據又造橋築隄水益淺狹宜委官相視
仍復通放一舊時長橋南坳水至龍王廟
側歸附後壩塞五十餘丈蓋房與軍居住
以致湖口狹小水不通徹宜委官往視曉
諭軍人移入營中仍舊造橋相接一吳江
長橋實三州太湖之咽喉沿塘橋道實鄉
村河港之脈絡前宋立水軍三四千人吳
江知縣銜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銜帶巡
視湖塘河渠設官田米三千餘石名修橋
米歸附後凡有橋道坍塌毀水路湮塞本縣
即行支米修治自此浙西並無水害今參

元都水庸田使麻哈馬治水方略

其畧云

政為浙西生靈陳請決放湖水入海此百
年一遇深恐去後沿塘橋道河渠失於修
浚望以官田撥付吳江縣管隸選委經任
好人充吳江縣尹縣尉及崑山縣尉照前
職銜常切點視但有圯壞湮塞隨即修浚
如此自然永無水患實公私無窮之利也
藉太湖灌溉所利甚大若河港閉塞稍遇
大雨湖水泛溢渰沒田禾為害不輕吳松
江原受太湖澱山湖諸水近年以來上源
吳江州橋塘椿釘壩塞流水艱澀又沿江
左右并澱山湖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裹
為田及河港沙灘滋生芟蘆阻遏水勢致
湖水無力難滌潮沙不流於江而北流經
至和塘由太倉出劉家港入海并澱山湖

水東南流由大曹港歷新涇上海浦注江
 達海今有司講議理合相其地宜順其水
 性分疏派洩庶消湖水泛溢之患將上源
 吳江石塘橋洞每處展闊一丈使太湖水
 勢快便將澱山湖迤東湮塞河道浚令深
 濶以洩湖洲之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嘉定
 應有湮塞河道亦開挑分洩湖水注劉家
 港入海又將各處河港橋壩并圍裹成田
 魚籬芟蘆阻水去處盡行起除禁
 約諸人不得似前侵據阻遏水利

元都水書吏吳執中言順導水勢

其畧云浙西水澤之

數外高內低勢若盤盂但遇霖淫水輒泛
 溢欲使洩于江海其江海日有兩潮抑過
 湖水渾流倒注日積月增漸致淤澱導之
 有方則有無窮之利古之智者蓋未嘗不

元

盡力乎是也江南收附之初年穀屢登不
 聞水患所司因循失於經理積而至于至

元之間三遭大水所在膏腴悉成巨浸後
 中書省奏准大興工役開挑太湖練湖澱

山湖等處并通江達海河港又加以修築
 圍岸自此歲仍豐熟所在官司宜將已開

河道時常拯治庶幾不廢前功柰何牧民
 者不知大盈等浦漲塞如舊吳淞江面於

澱愈增幸而雨水頗調不覩其患儻值淫
 潦為害不輕近蒙朝廷設都水庸田司專

督其事每年勸率百姓修築田圍拯治河
 道粗有成效然而數年之間事功齟齬識

者固已憂之去年春夏淫雨頻作平江松
 江大被水災溝洫滿盈田圍損壞今都水

庸田司又已革去修浚之責歸于有司且
 吳淞江兩岸漲沙將與岸平其中僅存江

洪比之舊時百不及一雖汪洋之勢見於上海而太倉劉家港豈能盡洩諸郡之水又丹陽縣練湖亦被權豪於湖面高處圍裹成田侵奪衆利浙西水鄉農事為重今修圍一事有司已有定式澱山練湖亦有原定界畔必須嚴切申明常加浚治吳淞古江已被潮沙湮漲役重工多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為豪戶圍裹成田恐亦未易拆除毀即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由新涇及劉家港流注于海合無於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盡行開鑿務使支脉貫通流洩順便復設撩淺人夫專一修理以防向後淤塞之患斯民幸甚

元立都水庸田司

大德二年春二月中書省奏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

於平江路專一修築田園疏浚河道澱山等湖已有官定界畔諸人不得似前侵占違者聽庸田司追斷又潮沙淤塞河港亡宋時設撩淺軍人專一撩洗仰庸田司於二八月內依時督責如法疏浚毋致壅遏合用人工可以常久通行行省更為從長計議又浙西官田數多俱係貧難下戶種納春首闕食無田主借貸圍岸缺壞又自行修理官司不為存恤以致逃竄今後管民官司並不得將此等佃戶差充里長及當一切催甲等役妨廢農務失誤官租如違仰庸田司究治又澱山練湖諸人占湖為田歲納租米另行收貯若有合用修浚工料從庸田司募工支用

元立行都水監

江大德八年夏五月中書省准

江淤塞奏云行都水監於平江路隸中書省及命行省平章徹里提督疏浚繼降詔條修省河道閘壩合用物料行省即於官錢內收買應付又浙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站除贍役地外依上起科僧道也里可溫荅失蠻不分常住并權豪官員不納官糧之家以地五頃著夫一名從行都水監選委廉幹官部夫督役其有釐立事功廉能稱職者行都水監具迹舉明其著夫人戶雜泛差役權行蠲免

元至天初督治田園

其畧云行省以去歲災傷田禾不收米價湧貴百姓艱食即今春首農作將興各處田園合修陂塘岸塍溝渠曉諭農家依法修治

旱則車水澇則洩之會集行都水監李都水講究得修浚之際田主出米佃戶出力係官園田若貧窮不能修浚者量其所須官為借貸收成之日抵數還官事有成效勸農官定擬奏聞陞賞失誤者治罪其拋荒水田多因租額太重無人承租佃勸諭當鄉富戶自備工本修築成園聽令本戶佃種拋荒官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次年准半三年後但依民田輸稅諸人不得爭奪俱照庸田司五等圍岸體式修築

元泰定初開江

其畧云泰定九年江浙行省軍民侵占水面為田頻年水旱相仍虧失大利委官同本處正官踏視講議到吳淞舊江二道烏泥涇大盈浦二河合挑緣癸巳歲禁止動土請諸工部論報云上項河

道江浙省已嘗講議修則官無虧糧民可足食難與其餘土木之工一體停罷由是中書奏命行省左丞朶兒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董督常州湖州嘉興吳江與本府不分是何人戶實有納苗田一頃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名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糧三升中統鈔一兩始於是年冬十二月次年正月訖功仍令講究久遠不致淤塞

元至順後復開堰河

其畧云府請于行省以爲太湖吞吐百川之水

連接澱山湖長泖俱由六閘而出每閘止濶二丈總計一十二丈欲洩浩蕩無窮之水豈無滯乎兼以隨潮啓閉一日之間不過數時去歲天雨連綿湖泖水漲緣諸港

元復立都水庸田司

其畧云至正元年中書以江浙行省左丞欽察

台言浙西水利近來隄防廢弛溝港湮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後莫若都水監官

閉塞不能急洩致將田苗一槩湮沒今歲又值淫雨水復盈溢蓋因石閘啓閉有時水勢不能直達故也其烏泥涇閘內舊有河徑直入浦合趁此農隙將舊河直道開挑以導宿水不然入春雨水田苗必復被淹小民愈困深係利害未報未幾臬司按部府復請而行之次年二月開浚凡旬有三浹計庸工萬一千九百有奇二三年間水勢流通其患遂息閘吏陳乞于府開堰如初至元四年水復爲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又復鑿之六年知府楊伯野台復決潘家浜閘內舊堰直河迄今農賴其利一

歲委一員分治仍令各處農事正官帶知
圍田署銜責任有歸及監察御史言宜復
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選諳曉水利之人討
論舊治於必合開挑之處將原額租稅除
豁合用工本官爲支給使專其任責以成
效於是奏立使司復於平江路設置命工
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只里兀歹南行臺
與浙西廉訪司客各一員選知水利害人
與各處農事正官結銜知渠堰事聽受使
司節制各官既集嘉興郡堂尚書與平章
持論不合而罷吳人陸行直者承平章風
指上書有司曰辛巳太歲位在東南浙間
丁其方位修營動土曆家忌之言達于朝
尚書知之怒擊行直請中書規駁論罪報
曰寰宇茫茫難擬方位由是肇工於是年
冬十月撩漉吳淞江沙泥浚各閘舊河直

道與漕渠張涇及風波南俞北俞鹽鐵石
浦等塘爲夫一十九萬八百用糧四千七
百石鈔三千一百錠各
有奇次年春二月訖功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

百有餘年... 百有餘年... 百有餘年... 百有餘年... 百有餘年...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一

公移

國朝夏忠靖公治水始末

其畧云永樂四年四月

上以蘇松水患為憂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特往疏治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齋水利集賜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原吉於是上奏云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浚原吉每身先勞之布衣徒步晝夜經營不遑寢食或勸原吉少休原吉曰吾自安之雖盛暑不張蓋或持蓋至原吉曰眾暴體赤日吾忍獨求涼平時役兵民數萬曲盡撫恤之道疏壅滯修隄防浚溝洫水患乃息既而有欲干澤

于者奏以水退淤肥宜召民佃種以益國用
文移抵原吉所原吉歎曰民疲極矣救死
且不暇况復役平即馳奏曰車戽則徒勞
民力耕種則已失時何益于國
上悟事遂寢

工部左侍郎徐公 貫相視水利曉諭其畧云

賦仰給於東南而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
杭嘉湖六府實居其大半數年以來六府
屢被水災圍田滄沒廬舍漂溺民既無以
聊生財賦何自而出近者吏科給事中葉
紳巡按御史劉廷瓚各奏其地衆水入湖
入海之處堰壩港瀆年久湮塞故一遇水
潦無從宣洩泛濫為災乞差官相視通行
修濬事下工部會議以為可行命本職前

來會同巡撫右副都御史何鑑看得前項
地方連年水患蓋因各該府縣視為泛常
堙塞者不即疏通坍塌者不即修築積成
今日之患若不大為區處則此患終無可
弭雖興工舉事未免勞民傷財然成大事
者不惜小費圖遠功者不計近勞為此今
將合行事宜開坐通行除外劄仰本府着
落當該官吏即委府縣正官督同各該水
利官員各盡心所事毋得畏難務底成績
以圖經久敢有違慢乖方及徇私廢事者
定行究治不恕一仰府縣委官督同水利
官各要親歷地方將一應河港涇瀆等處
務要尋訪故跡某處湮塞某處坍塌或沙
泥壅積或被他人侵占某處當挑濬某處當
修築約有幾里該用人夫若干物料若干
先行申報以憑區處一仰府縣速將地理

誌書并前代治河事跡可考者一一呈送
以憑參用其倉庫收貯錢糧等項亦要查
出數目先具手冊申報以憑支用一仰府
縣曉諭軍民之家有先因水道壅塞請佃
納糧者有因他人填塞用價置買為業者
有將湖泖瀆口沙漲去處霸占栽種芟蘆
養魚覓利者又有因而造成房屋居住者
以致水道不通滄沒田禾皆是官司不能
常加點視修治積久成患文書到日許令
陳首聽其改正如有愚頑豪橫不服者輕
則拿問重則奏請治以重罪一府縣有殷
實之家願出錢糧以助工役者具名開報
以憑獎勵

吳僉事

瑞牒 其畧云巡督河道水利浙江按
察司僉事吳瑞故牒奉巡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畢亨劄付前事據當職
呈據蘇州府類繳吳江嘉定崑山三縣勘
到開江圖說前來將吳崑二縣各處淺狹
放分河道另行外後按視嘉定縣將吳崑
江踏勘丈量內地名大盈浦起至艾祁浦
其深止五六尺過東又自蟠龍江起至北
溜浜其深止六七尺隨問彼處鄉民皆言
淺塞歲久相應疏浚今照崑山縣原開本
江自下界口起至顧浦止一十餘里淺狹
應挑及大盈浦起至北溜浜止深亦不過
五六餘尺緣係通達太湖緊要洩水大江
潮洩淤塞以致上源之水急不能洩旱澇
均為民患理該崑山嘉定上海三縣出夫
開挑緣係起派人夫動支錢糧未敢擅便
合行具呈等因到院參照呈稱勘量過大
盈浦起至艾祁浦等處又蟠龍江起至北

溜洪止俱各淺狹要起崑山嘉定上海三縣人夫候冬農隙之時擇日開挑工程浩大其夫給糧食用一節合准相應擬合就行為此除行蘇松二府各委官一員前去將前項該挑河道再行踏量明白候農隙之時起倩附近得利人夫督工開挑外合行咨仰本職再行催督委官會勘明白開報施行蒙此牌仰本府着落當該官吏即行委官督同上海委官及會彼府縣委官各帶糧耆塘長人等親詣本江將淺狹應挑去處丈量筭計要見共該丈尺若干合用人夫若干其縣分該某處至其處止若干丈尺共該用夫若干每夫日給糧米若干期在其月某日興工其開挑濶視兩岸舊額為則仍須斟酌某處頗高某處稍卑各該挑深丈尺若干務要處置停當赴農

隙之時起倩相應人夫編立總小甲名目選平昔曾經管挑河道公勤耆老糧長人等每三百餘步一名分投管督約日興工併力開挑將完之日府縣委官公同沿岸驗看無有淺窄遺缺方許開壩散工毋得妄將未完朦朧報稱先完以致彼深此淺徒勞工力事發定治以罪

吳僉事

編

開挑吳松江禁約

其畧云一吳松江淺塞處應挑

地方西自下駕口起東至徐公港止通長一萬七千六十一丈共該用夫六萬八千二百四十五名一崑山縣西第一段該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用夫若干嘉定縣中二段并加多一千丈共該六千三百五十三丈六尺用夫若干上海縣東第三段

該五千三百五十三丈七尺用夫若干一
 箇濶須用一十四丈五尺底濶八丈五尺
 深一丈二尺五寸一每夫一百一十一名
 編立小甲一十名總甲一名每小甲一名
 管夫十名每十名內選勤謹老實一名着
 令做飯如有遲悞許管工人等懲治合用
 物料俱令置辦完備應用一人夫宿歇做
 飯須得處所如傍近有人家房屋方便者
 令其借宿做飯若人家住遠許每一小甲
 共搭窩鋪一大間衆人宿歇傍作小舍安
 頓鍋竈務要墊土高厚用防卑濕合用器
 皿令各夫轉辦一令人量計每三百餘步
 完為一工選素熟管挑河道或者老或糧
 塘長一名分管每九百步內仍選義官或
 耆民一人總管三人撥與在官甲首一名
 隨從令其時常往來點閘責治一人夫數

多中間或有奸詐愚頑棄工在逃仰各縣
 置枷數面送本府委官收掌如遇在逃人
 夫墮悞工程行拿前來決責四十枷號三
 日踈放罰補原工府官仍將管工總小甲
 并該管糧里通查照依定則責淪中間若
 有受財賣放者依律問罪一人夫做工多
 係鄉民不知調理倘生疾癘必悞工程須
 用醫療方保無虞各縣推選老成醫士十
 數人令訓科管領無醫官者縣官親自管
 領各令將帶藥餌若有上工人等一時感
 冒疾病即便對瘥用藥調治一名縣照依
 分定地方選平日熟於伏水之人令其依
 法打量某處起至某處其深若干可挑若
 若干尺寸某處起至其處其淺若干可挑若
 若干尺寸就立木牌明書其上令小甲各用
 一十四丈五寸長繩一條隔河兩岸釘椿

控任使管工并人工視此為則一所挑泥
 土俱令於岸傍量留一丈二尺空地外邊
 堆積以便往來巡看亦免日後雨水流滯
 河內一各管工人役每五日早一次將所
 管挑過深潤丈尺呈報府縣先查功程多
 寡府官就行通類手本開報以憑勸懲一
 工完之日府縣委官沿岸逐一驗看通長
 一深潤無有淺狹遺缺就具不致扶同
 結開報方許開壩散工若
 或通同作弊查出定治以罪

伍僉事

性

禁約公文

其畧云當職往來於嘉

屬地方提督治農并管屯官挑濬河道修
 築圩岸柰何地方人民往往為徭役不均
 差科無法兼以去年旱傷無收當職按臨
 去處告開河者不下數百餘人只得准行

整理工少者令該都自行挑濬工多者令
 槩縣僇力併工其間奸懶豪惡無狀之民
 不服差遣輒赴當道處告訴多方阻遏殊
 不知民食不足由乎水利之不興水利之
 不興由河港之淤塞今開河道所以興水
 利以足民食目今農務將興已往者不必
 追究仰各府并行屬縣省諭治農官員并
 耆老人等各盡職掌毋為浮言動搖庶使
 水利可興民食可足不
 然惟有參提問罪而已

蘇州府學教授林智奉都憲牟公委巡水道

呈文

其畧云蘇州地形卑下其西南有太

吳松江劉家港等處東注于海又一派由
 白茆福山等港北洩於楊子江前代設撩

淺夫專為導河築堤以防水患近年以來
 白茆福山許浦七塘等處潮泥湧淺久不
 疏浚及被豪右將尤涇口攔作斜堰向東
 有新村下射去處以港湮塞又被直塘人
 家占出半河其陽城湖東河港又各壩斷
 以致上流不通稍遇霖雨水無分洩田盡
 湮沒為今之計莫若委官親詣許浦白茆
 七塘等處相度起夫挑開深濶及將斜堰
 尤涇口并新村直塘陽城湖壩斷等處照
 舊開通分殺水勢今浦河水道舊跡尚有
 存者可令尋究開決亦疏通水患之一助
 也又於河浦去處仍舊設撩淺夫時常開
 浚免其差役冬月遣官巡視遇淺即浚如
 此則水有所洩庶不為患不然縱修圍岸
 隨修隨壞徒
 費無益矣

長洲儒士趙同魯上巡撫尚書王公書

其畧云吾

蘇昔在禹貢揚州之域繇漢歷唐其賦皆
 輕宋元豐間苗為解者止三十四萬九千
 有奇元雖互有增損亦不相遠我朝止
 增崇明一邑耳其賦加至二百六十二萬
 五千九百三十五石地非加闢於前穀非
 倍收於昔也特以國初籍入偽吳義兵
 頭目之田及撥賜功臣與夫豪強兼并沒
 入者悉依租科稅故官田有每石九斗八
 斗七斗之額此吳民世受其患也洪武間
 例多近運故耗輕易舉至永樂中建都北
 京漕運轉輸始加其耗由是民不堪命通
 負死亡動億萬計宣德中詔減官田三
 分之稅時格於國用不足之議前守况侯
 抗章上請得遵優旨其減稅糧凡七十

二萬餘石又獲巡撫周文襄公存恤惠養
 二十餘年歲豐人和自後水旱相仍加以
 漕運虧折陪貶不訾民復困瘁然使節臨
 吳見其習俗之侈糜財用之充斥人物之
 旁午孰不以爲庶矣富矣殊不知此皆商
 賈之雲集其盡力南畝之人處乎窮鄉僻
 壤頽簷矮屋啼饑而號寒者皆吾蘇務本
 之民也且田之負郭者悉皆高阜麩麥稼
 穡芄芄其盛孰不以爲膏腴之壤乎殊不
 知沿江傍湖圍分積水不耕不獲而小民
 破家鬻子歲償官稅者皆吾蘇重額之田
 此吾民積父之患也至于今年自春徂夏
 大旱千里六月以來陰寒爲沴禾皆槁死
 復生蝻蟥所食之處靡有孑遺逮七八月
 以及九月月狂風怪雨拔木發屋田禾之
 者風秕低者腐爛全無獲者又過斗焉此

吾民今日之切患也伏惟明公垂大造之
 恩槩減稅額以活東南一方之民幸甚幸
 甚

姚主事水利事宜

文灑 其畧云本職節該欽奉
 勅諭專一往來蘇松常

鎮及浙江杭嘉湖七府并蘇州鎮江等衛
 所地方提督各該官員修理湖塘疏通河
 道開濬溝渠及一應圩岸未經修築者及
 時修築各處開壩未盡修理者隨宜修理
 合用木石等料於各該田多有力之家從
 公勸諭或別爲措置人夫於所在附近軍
 衛有司相兼起用仍須督役以時調度有
 法使蓄洩有備旱澇無虞以爲地方經久
 之計洩之無方尚賴所屬同心協力所有
 合行事宜仰各遵守施行一不論低田高

田俱以十分為率低田以一分為隄岸高田以一分為溝池則餘九分可以永無旱澇其五等圩岸田低於水者底濶一丈五尺田與水平者底濶一丈四尺田高於水一尺者底濶一丈二尺田高於水二尺者底濶一丈田高於水三尺者底濶九尺面濶比底各減半高亦以水為準外面各離水八尺一各圖圩岸俱着排年分管若本圖原有十圩則每甲一圩若不及十圩則將大圩分轉之若十圩以上則并小圩無管之分管既定然後立封牌為誌一封牌以石為之長五尺濶四方各一尺五寸皆豎於圩南上二尺五寸四面刻字前云某字圩後云某縣幾都圖幾甲排年某人左云官民田若干右云糧若干下二尺五寸培而築之一應修圩岸該管排年量田高

下照依五等岸式督率圩戶各就田所修築假如田頭濶五丈者即修岸五丈濶十丈者即修岸十丈或有貧難并逃絕人戶田頭及溝頭岸則衆共修築其圩心田戶若有徑塍者自修徑塍無徑塍者與衆同修逃戶及溝頭岸排年則管修一圖圩岸糧者則管修一區圩岸各縣治農官則提督一縣各府治農官則提督一府若一圖圩岸不修罪坐排年一區圩岸不修罪坐糧者等而上之一縣一府責各有歸或不論田頭濶狹但論有田多寡照田出人照人分岸一總修築亦可一高鄉溝渠糧者同里老相勘本區該開河渠幾處某渠為急某渠次之依次併工開濬工程小者或今年開幾渠明年開幾渠工程大者或今年開半段明年開半段一二年之後無不

通之渠矣一低鄉有等大圩一遇雨水茫
 然無救該管人員務要督率圩戶於其中
 多作徑塍分為小圩大約頻滄去處一圩
 不過三百畝間滄去處一圩不過五百畝
 如此則人力易齊水潦易去一取土修圩
 所毀田畝衆共甯泥填補若不可補議將
 田那補其毀田之家有本在本圩多者亦
 不必補一圩田外有等坦田往往被災而
 不敢作災今後俱要築為圩岸所補田畝
 一體那補其低圩岸內再幫子岸一條高
 及一半如階級之狀一圩岸上俱要砌內
 外車場高低水洞不得因車水放水輒便
 掘岸一邊臨湖蕩圩岸外須種芡蘆以禦
 風浪其狹河宣洩去處却不許一槩侵種
 以遏水勢一高鄉田畝去水頗遠無從車
 灌者令田戶於田內開塘蓄水備旱或添

漏不蓄水者於他處挑取黏土和灰築底
 自然蓄水一近山高田無水車灌者令得
 利人戶於山坳田尾共買地開岸以救莖
 泉源及雨水亦可備旱一開河修圩其間
 有工役重大非糧者所能獨管者須委有
 才幹義官或本地有行止得業之人相兼
 管督一高鄉河港臨水二三丈間不許人
 耕種以致浮土下河止許栽桑棗等項一
 凡緊要洩水河內但係古人建造木橋宣
 洩快便不得輒造石橋遏束水勢一軍衛
 屯田坐落應修圩內及應開河道俱照民
 家協同修濬不許坐視管屯官一體及時
 提督一所屬七府人才淵藪豈無懷抱嘉
 謀可以興修水利裨益農田者有司宜用
 心推訪

杭州府修復西湖呈文

其畧云據仁和錢塘二縣申稱本府西湖塘

周三十餘里用藉蓄水溉田以西湖比上塘之田則西湖高數尺以上塘比下塘之河則上塘高數尺水少而旱則泄湖水以溉田水多而潦則泄田水以入河故瀕河千頃之田歲無潦乾之患自宋至今被鄰湖之民占為田蕩湖面日狹瀕河田土一遭歲旱灌溉難資又况運河乾涸舟楫不通合城內外軍民米負柴擔脚價騰湧乞為查考舊額及今各人填塞田畝捏收稅糧一分豁開復便益等因到府考之郡志西湖自宋至今並苦湮廢但宋之湮廢止緣葑田之充塞今之湮廢則由勢家之侵占葑田之害易為開除勢家之侵難為禁治蓋其方圖占買則詭收冊稅以自堅

及聞開通則扇搖浮議以相阻此前代之難於底績及查得成化間鎮守太監李義巡撫都御史劉敷各因本府申呈委官查理力圖濬復劉敷調巡湖廣前事遂寢後巡按御史吳元甫奏行工部轉行布政司劄仰本府依原擬如法開濬事功未就而文案具存竊惟西湖興廢事關地方但湮塞既久人樂因循一旦舉行浮議橫出是古之官湖民侵於官以肥其家固以干紀官取於民以復其舊豈謂厲民况上塘萬頃之田俱仰西湖千畝之水水既湮塞田盡荒蕪利歸於數十家害貽於千萬戶輕重利害較然著明如蒙准呈乞為申奏選委官員踏勘丈量將官民侵占田蕩并葑

田洲阜盡行開濬以復舊額如有權豪不服或扇搖浮議故行阻碍致誤事機悉聽察院緝拿從重究治痛除積久之害聿成脩復之功下有利於生民上有裨於國賦不勝幸甚

杭州府議濬西湖事宜

其畧云本府通判朱麟勘報湖面量該三十餘里被占湖地計該三千八百餘畝捏報稅糧查該九百三十餘石本職考之西湖舊只是葑草湮塞今則為人所侵積土為田築塍為蕩開闢浚治比之葑草功加數倍竊議約以一百五十二日為期每日合用人夫七千名每名一日合用工銀二分七厘共該銀二萬八千七百二十八兩本府官庫止有節省水馬夫銀二萬五千

兩無碍查得紹興府先築海塘借去本府官銀五千兩今照嘉興府見有空閑海塘餘銀二萬兩比照前例亦合借用其湖田捏報稅糧近蒙察院清理錢糧仁和錢塘等九縣增出未報糧米九百七十石以彼補此尚有餘剩但事出因循人懷封殖一旦開毀情或不堪今查得崇善崇興禪智等廢寺并銅錢局共有腴田一萬餘畝多被附近豪民占管今議隨寺大小量留百畝以奉香火其餘田畝逐一清查撥與應開湖田人戶就令管業量免本年差徭本府仍給印信帖文存照東湖惟是淤泥填塞合雇鄰湖民船三百餘隻并本府短遞便民船十隻裝送錢塘門外昭慶寺并孤山等處隙地堆積聽令民取蔭田西湖田蕩浮土尤多看舊堤日漸卑下合取近

堤之土增築其上其湖西鄰山一帶舊因
 未有封疆以致頑民侵占今將田蕩騰土
 搬運其下更築一堤周遭環護永為界限
 以杜重侵及慮堤岸既成山水無路疏洩
 仍為造橋六座以通水勢惟錢糧出納最
 為重事合送本府秤對明白封送水利道
 驗發仁和錢塘二縣掌印官眼同管工官
 各拘夫役點名給散其畚插器具並令傭
 夫自辦如此竊謂事頗周悉人亦協順水
 功之成可以計月而當道憫念地方之意
 亦少副矣

高僉事

議復西湖

其畧云看得杭州府所
 議雇倩夫價頂補田糧
 搬運泥土增高舊堤及更築一堤以為界
 限再造六橋以泄山水俱頗周悉合依所

擬但欲那借嘉興府海塘銀兩緣前銀係
 備急切不虞之用又訪得杭州府水馬夫
 銀兩數多合無先儘夫銀用盡不敷再為
 議處其人夫八千名計工六箇月亦恐人
 少工長日久易懈且傭價既備赴役自多
 合量添募人力計地分工行取九縣能幹
 官員前來管理本府水利官專一在彼提
 調掌印官往來督視併工合作期在速成
 及查各戶占佃湖地中間果係陞科目久
 已成世業或用價買者聽將前項廢寺及
 銅錢局田地從公撥還若係近日私自侵
 占不許一槩泛給及照占湖人戶見在室
 廬園池與一應浮上之利拆卸搬移亦難
 卒辦仍須出給告示曉諭務在正月之內
 各自遷改完備於二月初二日興工如有
 延捱遲悞即係強梗頑民就便拿問如此

則工程易就民利用興公法既盡而人情亦無不順其招募人夫必須編成排甲定撥管工人員設立稽考簿籍并將工價作何分給毋致侵欺作弊勒限三箇月內完報及行該縣將下塘民船盡數報官挨定日期每船借倩二日或三日同本府便民船隻搬載泥土一面出給告示於瀕河去處及府縣門首曉諭占湖人戶使知西湖修復有無窮之利毋得倡為浮議阻撓事機自取罪譴其見占有室廬園池與一應浮土之利可以遷改者俱限正月以裏拆卸搬移如有延捱遲悞即係強梗之民聽從府縣官拿問如律再有恃頑抗法即便拏解本道從重發遣承委官員尤須秉公効勞毋得依違顧忌及先勤後懈取罪不便

杭州府修復西湖工完關文

其畧云本職奉
上司明文選委

知縣毛忠余經等雇募夫役將六橋以西并湖東長橋灣等處次第開濬計工六箇月合用人夫八千名每名一日計工銀二分四厘通該銀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兩續據余經呈稱西湖地面高阜者土硬低窪者泥深挑濬工役辛苦呈要每工量加工食銀三厘鎮巡衙門并本道准擬通計加增挑濬去後今查用過工該一百五十二日每日用夫七千名該銀二萬八千七百二十八兩中間除計扣實給過銀二萬三千六百七兩收買樁木青竹及人戶拆卸房屋搬移工食等項銀一百五十八兩二項通支過銀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兩俱係本府節省水馬銀內先將七千兩開送

水利道查驗封發仁和等縣人銀一萬六千六百七兩後因本道出巡各夫告要工食本府徑發該縣俱係知縣金賢等同各該管工官員眼同給散夫役前後開過被占田蕩三十四頃八十一畝允給過崇興等寺并銅錢局田地九百三十七畝內有不願給田者俱行仁錢二縣委官通查領買寺田人戶量其田地價值徑自追給過銀二千四百四十九兩開除田蕩稅糧九百三石九斗八升俱將近日常清理各縣未報糧米照數填補其湖東泥土葑草俱令搬頓六橋蘇堤之上湖西泥土搬頓西山涯岸築成外堤以為界限使人永遠不得再圖侵占自本年二月初二日興工至六月初十日酷熱暫停仍於八月十九日上工至九月十二日止工功程完備委官夫

役俱各散遣去訖

方知縣 上都憲俞公書

其畧云近者奉府檄領公命往

相昆承陽城二湖今於昆承十日湖之梗槩粗得之矣試為公言之湖在常熟東南五里亦名昆湖竊意承當作城陽城巴城皆此城字可以例也後人訛城為承故有二湖之說爾豪初至湖上遍詢故老咸云自鮎魚口以西皆湖故址湖去鮎魚口遠似不可信因思郡縣二志皆云湖縱橫各十八里乃用二小舟以百步繩互牽之自南至北得步五千四百有奇古稱三百步為里五千四百步為里十八所謂縱十八里者是已然後自西至東如其法儘其數樹木以表識之東有黃涇去所表木不及

二百六十步閱其東岸甚老而古意湖之故址在是也登岸瞻眺見一父老問之曰岸之西即田耶曰儂生來第見此岸岸西皆芟蕩非田也鄙見遂決蓋人之利於湖也始則植芟蘆以引沙土而享芟蘆之利父而沙土漸積乃以之為田而享稼穡之利故湖之東為田者舊漲也田之外為蕩者新漲也先度其新漲之蕩得五千畝有奇後度其舊漲之田得九千畝有奇其度新漲也孰弗諛諛然曰吾於某年報賦者也吾得之於某人且收賦者以他賦影射之也其曰得之於某人且收賦者其人以他賦影射之欲其得之甘而且且有以分其重賦也衆咸服曰其有罪其有罪實新漲未嘗賦也今不敢欺矣及其度舊漲也則據各區所呈之賦而

行之得於賦外者則曰遺漏凡九百畝有奇其所謂已賦者未可信也閔之于縣縣弗荅也問之於人人不知也稽之于册册無據也乃索其中有人不知也觀之擇其賦少之戶執其賦度其田儘其他田若干而以其餘抵茲田則果已賦矣然亦未可信也何者蘇州之賦有舊額准各縣而一之也常熟之賦有舊額准各區而一之也各區之賦有舊額准各區而一之也各區之賦有舊額准各區而一之也今既報賦于官則圖之額當加矣圖之額加則區之額縣之額以至於郡之額皆當加矣如是而後謂之已賦也今人戶圖長以及區長皆曰已賦不知郡縣之額加乎否也郡縣之額舉無所加而曰已賦賦之誰也縱於額不加則以之補冊與荒可也而一有

圳與荒則又以槩縣之賦餘補之此非吏書之埋沒必糧長之侵尅雖賦與不賦等爾然此非昆承一湖然也明公由一湖以及他湖由一縣以及他縣一掃而空之凡有所賦必以補圳與荒是於水利外興莫大之利也昆湖新舊之漲凡萬餘畝為仕宦所得者十之一若新漲者非湖之故址何以專于仕宦而弗徧于小民邪及今不夙去之豪恐新漲之外復有漲焉而湖廢矣今茲富歲傍湖之田尚多災者凶歲可知也湖塞之害且爾湖廢可勝言邪然欲盡去之亦未易也去其泰甚者耳故豪以舊漲者為無碍而以新漲者為有碍欲明公酌其緩急而為之也

方知縣 豪 再上都憲俞公書

其畧云去年昆湖事畢即

之陽湖適母病告劇不得已而歸三月以來病母稍瘥乃暫釋縣事由官瀆入周旋量度凡十八日殆遍雖有圖冊恐弗能詳復准舊為書以獻願公覽焉夫吳之諸湖自太湖以下陽城為大大則吐納之功多而疏濬之所宜先者也湖雖一而實分為三自橫涇以西蓮花朶以東夷亭以北陽城村以南界于崑山長洲之間者為東湖東蓮花朶陽城村西有石獅涇承天莊者為中湖官瀆在其南相城在其北承天莊在其東邢店港在其西者為西湖中湖為大而東湖次之西湖又次之入言湖廣七十里以豪計之殆不止此東湖通于中湖其最要者則蓮花陽城之間次則孫墓白龍庵之間又次則蓮花朶下營田之間今唯蓮花朶陽城村之間故道猶在餘皆漲

為田蕩凡五頃有奇而漸成平陸矣中湖
通於西湖其最要者則南坡茆塔之間今
漲為田蕩者幾二頃而亦成平陸矣西湖
通中湖之水唯官瀆最大今則瀆口亦有
阻矣東湖去官塘止四五里其相通非一
涇也近塘者雖通而近湖者亦多塞矣其
他沿湖之漲固皆足以為碍而東湖玄珠
村之北漲幾五頃西湖陸墓塘之南漲幾
三頃又其碍之大者也據豪愚見當先開
孫墓白龍庵之間蓮花朶下營田之間南
坡茆塔之間使三湖各自相通次開官瀆
口及官塘諸涇使諸水與湖相通次開玄
珠村陸墓塘之大漲次開沿湖之小漲以
其土加岸使岸益高而又年設管湖之役
俾其不時巡邏以防再侵而又月遣水利
之官俾其躬自踏勘以防虛應庶乎水有

吐納之地民無旱潦之憂上禪國賦下
足民食而公之功各當與湖而俱永矣

朱郎中 袁 **水利興革事宜** 其畧云裕民足

禦災捍患在急于治水矧江澤之地實財
賦之區往者

朝廷念旱澇相仍由隄防久廢特降
璽書復設部署付以列郡又恐軍衛有司抗

違悞事特授參掾之權聞權豪勢要侵占
阻壞尤嚴鋤治之法自顧庸愚仰服

明訓雖節有督諭恐未通知今續得見聞合
併申示一

朝廷於圩岸陂塘橋梁路道俱仰府州縣官
常川勸諭於江南又各設治農官以佐理

之但昧於治體者正官或忽而不理該職
又棄而之他甚有索取常例啓塘圩之科

害濫受詞狀縱胥吏之吹求下鄉督役則
 民畏其擾入境問農則事仍久廢似此治
 農適以病農仰各砥礪興修毋怠職業一
 每區都選有行止者為塘長以圖圩之田
 多者為圖長圩甲俱聽塘長調度有等營
 充之人或指饋送農官科歛圖圩或假開
 河築塘賣索夫役又有市民冒充全不下
 鄉勸率止令佃僕應官其諸糧老雖曾督
 責漫不協理仰各奉公守法勤緊興修待
 候巡歷訪驗賞罰一吳田下下使無高圩
 旱澇何備近年水利漸湮靈潦難洩賦賦
 虧額軍國失仰良由政弛而農惰耳仰治
 農官遇農少隙隨即興修論田出夫分段
 堅築其圩大頻澇者多添徑塍或分作三
 四五圩田低又滄者中開十字港或二十
 字三十字形內外俱窪四面開溝所取之

土就便築岸廢田之稅攤派本圩所損少
 而利澤長此實養民之要務也一築圩先
 量本圩周圍若干丈堅固若干丈坍塌若
 干丈圩內每田十畝或二十畝出夫一名
 數少者朋力孤貧者量免各主分段立界
 插標大段面濶六尺脚濶倍之如宜高厚
 相地加增或車港取泥或高鄉運土從便
 填築田多之家派出樁笆或用板坊夾築
 築畢復移築其餘務令杵春堅實圩心若
 修徑塍圩岸田頭自築修完仍禁牛馬踐
 踏一各屬有應開河道或奏告而未勘或
 勘報而未行或開挑未完而停工或案候
 再議而未處者官吏喜於無事下人憚于
 輸勞遂多停閣不舉仰各治農管屯官備
 查應開河道每處深通若干丈淺塞若干
 丈其處應先其處應後合用人夫若干或

起得利人夫或合派十年里甲明白開具以憑施行一開河工程近小者照舊得利之人出力若係重大或論圖起夫或計畝徵糧或軍民協力與工之時每塘長一名總領若干夫該開若干丈每夫分定幾尺用竹板標插夫名每塘長幾名委一屬官或義耆分投監督各立旗號以齊作息各照面底深濶置竿時常較量修岸栽樹仍禁種荳麥以致浮土淋河一看得吳田大約高者七分病澇低者三分病旱故每忽於高田以致拋荒陪糧古人或築壩堰而蓄水貫通或置陟閘而隨潮啓閉離水遠者復開溝渠所以防亢旱而利灌溉今皆久廢仰各治農管屯官相度其處應復舊績或即估價興修其處應增新塘或令廢田開掘在民者從宜督率係官者開報詳

處一各處港浦涇瀆等縱橫聯絡通洩江湖有或假護岸而遍種芟蘆或圖魚利而張釘簾籬久成淤塞告佃起科又有起造大樣船坊填築出河剥岸有未改正即便起掘拆除果係頻連泖蕩堤圩頻坍去處方許栽種芟蒲其一切堤岸每丈栽榆柳桑柘一株俱要大榦深培未種者冬月補栽一城市河道本自淺狹居民日將糞土傾撒在河又造跨河橋棚或出岸水閣致阻絕舟航壅塞水脉該坊里老總甲歲取常例不行呈舉除將蘇州城河差官拆卸外仰各軍衛有司即便省諭犯者一一改正其諸淺澁去處水涸排門撈洗淤泥暫堆兩岸河通用船運出一各處橋梁多有坍塌漕河要路固宜急修鄉村渡頭亦不可緩仰經該官各查境內橋梁幾處應該

重建幾處應該修葺從實勘報或委耆民
勸募或於官府措置俱要作急修完其洩
水要道密椿防盜者即為起除至於浮橋
擺渡隨敝修理乃見惠濟一蘇松常鎮舊
徵有導河夫價并茭蘆銀專備募夫開河
衙門裁革之後價亦停止原貯在庫者盡
那別用其嘉興各縣海塘夫銀多被下人
侵欺拖欠除將犯人紙米并原存之數今
各半年填簿倒換查考外仰各屬正官清
查那移應還者原欠本項追補侵欠應追
者嚴限各主併完并各佐貳官但有事干
水利詞訟賊罰俱要附入簿內不許輕擅
支動其先年有被各役領銀在外修理未
完開報埋沒者許諸人出首一查得卷內
先年首告侵占阻塞官河浜漫及圍截湖
蕩等項多已批發各屬問報或本衙門親

理應該拆卸入官改正者俱經仰照說施
行中間有罪已決贖而奸弊仍舊人未發
落而文案捏完近多事發查連官吏一體
重治外仰各該官吏不拘新舊事件一一
追究下落責取委押人員重甘結狀回報
一各處馬頭有人營充埠頭招集船隻雙
幫灣泊阻碍河道遇有客商雇船主張雇
價多取入已或因官府討船又不挨次得
財即放况官府討船或非盡因公務仰各
屬今後選有行止者充埠頭聽令客商平
價雇船不許聚幫取利仍將各船輪差給
與鈔簿填數官若用船如行百里與米五
升以充口食不許科貼一各處河道被竹
木商人多募兇惡水手聯簾橫撐或依牙
家門首攤泊聚賣攔阻運河致碍船隻不
能兩過仰各屬巡捕官督令地方總小甲

人等曉諭客商如仍舊故違及地方乘機
詐財容隱者事發一體治罪一漕河一帶
驛逆應付使客先年巡河衙門題有禁例
今後如有違法人員為害河道者仰指實
申來小則拏治重則叅奏一各處開壩巡
司稅課等衙門遇船一到或督夫挨次車
放或照例盤抽批驗隨即放行其官吏夫
牌人等敢有詐取客商貨物多方傳阻以
致怨流河道者訪出官吏拏治贓罪積年
查例問發一各處河港多有死屍暴露川
流烏鳶爭食傷和召診未必非此仰各地
方如遇有此即時撈起近城郭者官為措
置棺木收附義塚在鄉落者勸令附近大
戶或棺或蓆葬在荒丘務要深埋以防犬
侵一長安市鎮多有軍人與販私鹽賣與
過往船戶稍不承領逞兇欺害其丹陽武

進交界埠頭大戶每遇販牛客商因禁踐
踏塘岸盡行兜回不容各船分攬仰巡捕
巡司嚴加究治一各處衛所官軍前來蘇
湖等府地方交充糧米有等強橫旗甲不
問民船有無貨物槩行拏捉或使載糧久
不交卸已通行禁約但照錢糧交充原有
剥船加耗自宜兩平雀覓今後敢有似前
致妨糧運者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一南
北河道中有芟蘆叢生去處網船成群曉
散夜聚遇船行劫無從挨拏除行屬編號
給牌釘梢嚴禁外今後若有未盡編號者
仰即時盡數編給使船各釘牌盜或難容
各河泊所尤要嚴加約束一水利文冊每
遇年終各屬報到興修事績類造
奏繳訪得各屬官吏間有全不調度而妄報
興修或本無事績而捏虛塘塞據此

進呈欺

上之罪誰其任之今後經該官吏各要着實
舉行年終覈實造報
母再輕犯自招罪愆

朱郎中 哀 **禁處海塘奸弊告示** 其畧云看
得海鹽縣

城東南一帶海塘日被洪潮衝齧歲責各
縣修理今該縣官吏只守派分丈尺而餘
盡諉之他人附塘居民歲取修葺之利而
不思自保田廬大坍小缺任其自壞既不
早為關白又不及時完修故新塘之工未
畢舊塘之壞已繼前工之價未償後修之
料復估歲耗錢糧展轉欺飾蓋非一朝一
夕之故矣本部巡歷因事究弊若不立法
禁處何以防患將來仰該府嚴督各縣掌
印水利官將原派海塘見今坍壞去處責

令原經包工人役緊限修築完固自正德
十三年為始除嘉興秀水崇德桐鄉嘉善
五縣每歲塘夫照舊徵銀解府貯庫遇塘
大坍支買樁石雀倩人夫支用不許別項
動支其海鹽夫價一千兩不必徵銀每年
編夫五百名每名定銀二兩聽令近塘居
民承募給帖每十名為一甲每十甲為一
總不分本縣各縣塘界盡數均派每甲地
界立木標名令各看守凡遇大汛風潮侵
損塘基初易為力取土填補若遇坍壞深
濶工多力寡即集各惣人夫併力協濟俱
要杵築堅固鎚驗虛實不許似前虛應故
事該縣水利官每五日一次巡視毋容廢
缺每歲農隙不分有壞無壞督令築塘加
土一層如有塘脚虛斜沓石將崩即便早
為申稟委官覆驗應該重修就便使計申

詳支銀發縣買料興工府官提督合用粗
大松椿長八尺圍二尺者離沙就土深釘
密排然後用六尺長石濶尺八厚尺五四
面方正橫直間沓以次漸縮狀如階級亂
石填內共高三丈塘面一層鐵錠相啣所
用椿石召商運納驗中給價其沿塘一帶
原設墩臺分軍備倭舊多盜石夾塘今應
照地協守若有坍塌壞亦要助力仍行該備
備倭官互相巡督毋得坐視縱奸其平湖
相近乍浦海塘亦照此規於原編銀內以
三百兩派夫一百五十名許令承募分管
餘銀七百兩徵收縣庫庶幾事無推托官
有責成禦患成經久之夫支用不特規
規用財免浪費之弊矣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一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一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二

公移

巡撫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劄付應天

等府州并杭嘉湖

其畧云各該治農官員各宜恪守職業及時勸

課農桑修築圩圍防固隄岸不許營求別項差占需索塘長年例銀兩科害圍田河夫人戶各該掌印官先將各治農水利官員開具揭帖填註賢否實跡差人送部再行查訪以定去留各府知府仍類總添註賢否手冊送部稽考其每年崩塌圩岸堤閘等項備行各該掌印治農官員親詣踏勘應該修濬挑築者不必拘泥秋冬但係

農隙即便隨宜區畫停當督令粮塘圩甲人等各自為足食之計照田多寡出力分工以次修築挑濬其治農官不時往來督理務臻實效毋得怠忽候工完之日備造文冊呈遞以憑覈實量行勸懲各府掌印官仍將所屬有能興舉水利民受實惠應該旌舉人員指名據實申來舉薦如或工程浩大所費不貲逐一議擬明白呈來定奪

巡撫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興修水利

告示 其畧云委官赴工力役軍民人等俱宜上緊齊心協力催僱工程各照分

定地方開濬早收成功但恐法立弊生奸人梗化有誤大工今將合行事宜出給告示曉諭通知仰各處水利委官及管工人員俱各自辦蘆蓆船蓬草扇用心蓋造

夫厥務斯堅厚足備風雨仍措處稻草鋪墊以便宿歇安設鍋竈使人不致凍餒一挑運土泥務離河岸遠去三十丈之外若地方原有堤埂低窪去處許於堤外安頓挨次平鋪毋致堆積成崗致雨水淋洗入河日久仍復淤塞一管工官開挑深濶俱要遵照郎中原定丈數先挑河心一帶禦防雨水以便疏洩其兩傍以原舊水平取則開濬不許短狹淺少尺寸一千長人等務要常在工頭催督工程但有放肆遊蕩飲酒賭博妨悞職業者許巡視官訪拏送院重治在逃人夫徑行該管官司提解枷號示衆仍追工食銀錢還官每逃一名罰本銀人夫二名解赴工頭着役一名各處解運錢柴米等項俱要告報本院及欽差官處轉發各委官監收支放不許留難致

生奸弊其間如有無知小人抵換冒濫花
銷尅落許被害之人指實陳告一但有勤
幹人員奉公守法僭併工程撫來人役人
皆得所樂於効力者重加搗賞案候采訪
另行旌獎推舉擢用其恣肆科
擾怠職候事者定行查究重治

顏郎 如瓌 **治水事宜** 其畧云當

勅諭先該都御史許廷光都給事中吳巖各
奏要添設大臣專管江南水利已命總理
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工部尚書兼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不妨原務兼理前
事近該李奏要添設官屬協修水利巡按
御史馬祿亦奏要添設官員專一管理准
該部覆議添設即中二員已經通行去後
切惟東南財賦當天下一半水利實為政

之先往者既濬有法旱澇無虞後水利
門革復無常政令不一以致水道湮塞災
害頻仍近該言官論列工部尚書總理其
事復增置部署假以事權蓋欲大舉以收
全功顧以庸劣叨蒙任使亦惟所屬相與
協心綜理庶幾贊襄有托修濬可圖所有
合行事宜擬合通行一仰蘇松常鎮杭嘉
湖等府府經歷司抄案行本府并所屬掌印
水利官各將後開事宜應議處者即便議
處應回報者即便回報務要着實舉行毋
得虛應故事一各府河道應該修濬者仰
各水利官拘集糧塘里老審令盡數報出
除尋常工程各鄉都自能開濬者督令趁
興興工責限併力修完其餘俱各分投委
官或義民老人丈量長短并深濶丈尺計
筭其處該用幾萬幾千工人夫幾萬名該

幾十日可完其處該用幾千幾百工人夫
 幾千人該幾十日可完分別第如工程最
 大必須鄰近州縣協助其處工程亦大必
 須合縣人夫協助其處工程稍大必須鄰
 近某鄉某都協助定為三等將州縣大役
 酌量分撥若夫役有限今冬明春難盡修
 完即將三等河道議處緩急次第某河幾
 處所宜急修者俱在今冬所當緩者暫候
 下年方修計處停當備造手冊送水利官
 申呈定奪一各處水利官務要親詣所屬
 嚴督各塘圖長圩甲人等督率得利人戶
 將各圩岸併力興工修築應該增置者即
 就增置俱要高厚仍自本年十二月起至
 次年三月上旬將前月督率修築
 過圩岸數目開具申報一各處江湖湖蕩
 浦塘涇瀆通洩水利去處多被大戶強占

或朦朧告官起科承佃亦有曾經告發官
 斷掘拆仍舊私占阻壞水利仰各府將此
 條翻刻告示發所屬州縣市鎮去處張掛
 曉諭限一月之內許各出首免其問罪其
 已起科認糧者即與開豁不肯自首者仰
 各糧塘圖長及被害之人指實呈首以憑
 拏問并監追積年得過花利其各處小民
 張釘簾籬取魚者一體禁治一河道修濬
 工程重大應合隣境府州縣鄉都協助者
 查得先年或驗田糧出夫有二十畝起夫
 一名之例而富豪派至千百勢不能辦往
 往阻令或令十排年出夫有每里三十名
 六十名之例而勞力者多非有田之家享
 利者反無供事之勞以為父當議者謂用
 排年出夫衆輕易舉但驗糧以出工食或
 每畝出米若干就於秋糧會計內帶徵以

供夫役工食庶貧民出力而無累糧之苦
富家出錢以免荷插之勞似亦可行仰各
府掌印官從長計處務俾情法兩盡而經
義可行作急回報定奪一吳淞江白茆港
見議修濬仰各掌印水利官虛心詢訪務
求至當以為一勞永逸之計若果別有該
修大於此者亦必講求而行之其各河道
應該增置閘堰及添設撈淺夫役等項亦
俱要計處
停當呈來

顏郎中

如瓌

開濬吳淞江告示

其畧云見

淞江河道動衆數萬工費不貲所據合行
事件理宜條示禁約足我官民必須遵守
共成大工毋或故違自罹愆責一各委官
府總千長嚴督總小甲率令人夫每日昧

爽上工至黃昏時歇工不計一人一時藏
本部差官查點責在千長總甲欠夫數多
者坐以賣放之罪一各千長總甲嚴督人
夫照依分定地界丈尺深濶開挑工完者
登時釋放先完者仍加犒獎遲悞者痛加
責治甚者枷號示衆一人夫每五十人住
棚一座飲食宿歇風雨時候俱要不離本
棚以便查點如有私去人家借歇及偷盜
強搶人物者事發除正犯從重問治枷號
其千長總小甲俱坐以罪一各夫役應得
工食犒賞之物或管放人員短少抵換與
千長總小甲扣減侵尅者俱許指實陳告
以憑拿問一人夫上工日久若果力乏患
病者許戶下更替無人更替千長驗實呈
報處置若無病而詐圖脫免者查出千長
總小甲俱坐贓罪一千長總小甲務要倡

率人夫併力開挑敢有鈐束不嚴致夫逃
回者五名以下量加責治十名以上定坐
賣放罪名其逃夫問罪枷號示衆仍以兩
月為率每欠一日罰銀五分并追原領過
銀米給付總小甲雇夫上工一管工人員
及鄉都粮塘里老人等敢有指稱打點使
用科歛財物者許出錢之人指實陳告以
憑問治仍追賊給賞一各府委官每五日
一次查考各千長總甲工程分數開具手
本呈遞以憑查考其或夫役懶墮全無工
程者呈報查究一堆土務要在兩岸三十
丈之外若兩岸原有高崗者堆放崗身之
外不許高過於崗一仰崑山上海嘉定三
縣多被稻草查照各該地方人夫棚內俱
要覆蓋厚密可蔽雨雪鋪墊高厚可隔寒
濕聽候本部驗看仍仰千長嚴督人夫先

將河心開闊七丈直下至底深一丈完備
方纔開挑兩傍斜河庶幾雨雪之時放水
河心可以兩傍施工且無下水做工之患
一大工肇興庶民雲集沿河店鋪商人販
賣魚肉酒茶鹽等項俱許兩平交易敢有
委官夫隸人等挾勢減價強買及牙行人
等高擡時價貴買者許被害
之人指實陳告以憑拿問

顏郎中 如壞 **開浚吳淞江工完揭帖** 其畧

職奉巡撫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劄付
分管松江杭州嘉興湖州四府及蘇州府
嘉定一縣其太倉州崑山吳江縣與郎中
林文沛共管依奉親詣吳淞江督同蘇州
府掌府事河南左叅政徐讚松江府知府
孔輔等相度得吳淞江上流自吳江縣長

橋起至崑山縣夏駕口止下流自嘉定縣
 舊江口起至上海縣黃浦口止俱各通流
 無碍惟夏駕口起至龍王廟舊江口止共
 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計二十九里俱已
 淤塞議該開濶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該
 用人夫工食犒賞等項逐一議處蒙本院
 行委同知冷宗元等分投督工於嘉靖元
 年正月月初七日興工至本年二月十二
 日工完又看得夏駕口新洋口乃吳淞江
 交會去處橫引江水斜趨婁江以致吳淞
 江水勢小弱不能衝洩潮泥且二河通引
 渾潮倒流入江與本江下流正潮日相抵
 撞易於淀積遂致淤淺合於二河交會去
 處置造石閘節制江流使下斜趨阻遏渾
 潮使不倒流庶幾此江永無復塞之患備
 呈本院行令蘇州府估計物料委官見今

夏駕口興工造閘其新洋江口閘按候冬
 且再議外又看三湖之水悉由太湖其上
 源西北自宜興荆溪百瀆以入西南自湖
 州苕霅二溪分流七十二瀆港以入而其
 下流則自吳江長橋澱山昆承陽城等湖
 以入三江而澱山湖則分入趙屯大盈道
 禡大石等浦以入吳淞並洩於海頃因水
 政不舉前項漉港湖泊浦瀆俱久湮塞而
 吳淞江之塞實因上流不快所致又經督
 率開濬節據原委湖州府同知徐鸞等報
 開濬過大錢小梅等河并七十二瀆港蘇
 州府通判孔賢呈報開濬過趙屯大盈道
 禡等浦俱吳淞江上流已盡開通及據杭
 嘉湖蘇州等府并所屬太倉等州縣各申
 呈疏濬修等過各枝河港浦涇浜河道并
 圩岸等項俱照本院明文就令各得利人

戶自備工食修築於嘉靖元年正月俱已
 完工到職又躬親巡歷勘驗相同行令造
 冊徑自繳報今照本職該管松杭嘉湖并
 蘇州府嘉定一縣及太倉崑山吳江等州
 縣督修過河道圩岸用過人夫錢糧總數
 擬合開具回報吳松江夏駕口起至龍王
 廟舊江口止開濬過六千三百三十六丈
 二尺濶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用過人夫
 四萬三千七十八名官給工食銀米柴薪
 等項共支過銀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五兩
 九錢米二萬五千三百三十二石二斗夏
 駕口造閘估計物料工食共該銀一千五
 百兩俱蘇州府支用

林郎中 文沛 興修水利呈文 其畧云奉巡撫工部尚書

李劄付仰本職專管蘇州常熟長洲吳縣
 及常州鎮江府并太倉鎮海鎮江崇明等
 衛所蘇州府除嘉定縣該即中顏如瓌獨
 管外更有太倉州崑山吳江縣係兩相關
 涉地方各與顏如瓌督同蘇州府掌府事
 河南左叅政徐讚常熟縣知縣劉乾亨等
 親詣白茆港逐一相度得本河海口至雙
 廟河形畧在綠海灘漲沙填壅難以用工
 隨議改就東南方陸地開挑共起到該府
 所屬七州縣并崇明沙千戶所軍民人夫
 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二名分委同知徐軋
 等督開平地三千三百五十六丈八尺其
 雙廟西至官庄匯河形淺窄幾如平陸又
 起過蘇松常等三府太倉鎮海蘇州金山
 等四衛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八
 名分委通判指揮傅朝翁仁廣等督開過

六千一百七十七丈又官庄匯河西至常熟縣東倉河形雖在亦已淺塞仍起常熟縣附近人夫令備工食官給犒賞共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名分委縣丞趙經周岐鳳督開過七千六百五十八丈七尺通計長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二丈五尺深加八尺加至一丈五尺濶始二十八丈加至三十三丈共用銀二萬九千九百三十五兩一錢米五萬七千九百四十一石一斗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初十日興工至嘉靖元年四月十四日工完為照本河舊防倭屯營巡檢司應該遷新挑河口備禦又經行府措辦工食銀八百兩發常熟縣蓋造軍營巡檢司及該縣水利官衙門倉旁龍王廟共五所亦各完成緣本河潮沙易湧相應置閘但泥土虛泛輒難輕動除備銀三

千六百九兩三錢收貯蘇州府候秋冬計議興工取用及勘得尚湖并昆承陽城各湖年久湮塞涇漫係本港咽喉又經督同該府通判萬奎并治農縣丞趙經等起到常熟長洲崑山三縣得利人夫開過昆城湖口時涇塘新開洪草鞋浜蘇家洪南北上洲洪中洪周家洪東西錢港尚湖口朱涇河界涇港陽城湖口雙漕浜姚黃漕新開河稍廟涇東橫涇張庄淩武城涇共一十九條綠陽城湖水涇斜堰枝分七浦塘則白茆水勢因之少殺又經行委主簿竹嵩起到常熟崑山二縣得利人夫并動支一縣橋笆銀八十三兩六錢築完斜堰壩一座仍又備銀一千兩發蘇州府貯庫聽候本壩造閘支用其宜與縣百瀆受荆溪之水會太湖亦入白茆港續據常州府通

判王嶽呈報久塞應濬又經行委本官起
 調宜興得利人夫分濬烏涇等瀆共六十
 三條并督同該府知府王教知縣暢華王
 泮縣丞徐璣等起到武進無錫江陰三縣
 得利人夫開過龍蕩桃花九曲龍河城墅
 河申港利河橫河市河共八條其原蒙劄
 委獨管蘇州等府常熟等縣并與郎中顏
 如瓌分管太倉州及崑山吳江二縣又經
 濬過枝河并前共五百六十二條長三十
 七萬七千三百四十四丈四尺築過官塘圩岸
 共三千五百八十一段長一百九十一萬
 八千七百一十五丈五尺造過堰壩共九
 十六座長六百六十六丈四尺并橋梁一座
 通用人夫三十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四名
 俱於正德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興
 工至嘉靖元年五月初九日工完

林郎中

文沛

水利興革事宜

應興事宜其畧云一太湖

為患病在下流不通疏常熟之白茆港梅
 李塘福山港耿涇奚浦黃泗浦太倉之七
 浦塘川塘楊林塘所以導之也其為太湖
 患者則練湖與西隔沙子湖而二湖亦有
 枝流徑趨入海者如丹陽之九曲河武進
 之舊孟子河德勝南新河澡港新溝江陰
 之夏港今皆歲久淤塞遂貽深患為今之
 計疏太湖下流莫急於開常熟之梅李塘
 福山港奚浦耿涇黃泗浦太倉之湖川塘
 楊林塘諸河減太湖上流莫急於開丹陽
 之九曲河武進之德勝南新河舊孟子河
 澡港新溝江陰之夏港諸河仰府州縣治
 農官各要查照及時計處興工開濬一各
 處河道宣洩入海者俱應置閘白茆病在

河濶泥泛無可施工其餘入江河形濶不過七八丈止下因而建造一閘或二閘潮至則閉潮退則啓使渾水不得入而清水蓄積得以洗其閘外之淤其主觀灌之河地形多是中高兩下非天雨無水由積仍須兩頭或閘或設竇斯可為利各計所費銀不過百兩治農官俱要親詣相度逐一估計照詳本部查於導河夫銀內勅支辦料委廉幹官督理躬造有得利居民情愿出力自造者聽一蘇州府長洲崑山常熟縣常州府無錫武進縣各有地形低窪濱連湖蕩之處頻年淹沒今各處水道疏通低窪淹沒者俱易退洩各治農官務要常川遍歷但有圍岸坍盡不能修理者丈量數目逐一申報候農畢之時拘集得利之家修築仍查在庫導河夫銀或無碍官

錢量支貼助一各處圩岸坍塌者圩甲開報得利之家照田出夫協同修理泥土就於傍圩田內起取本鄉都內有義民為衆信服者治農官舉報委之管理或四五圩或六七圩有工者通行獎撈怠廢者治之工完府縣治農官取其修築數目造冊以憑查考其圩內石碣無存者圩甲置補圩大者分之或作積水漫橫亘於中濶約一丈兩頭加濶用石砌作車口遇潦車救一白茆既通沙泥隨潮最易淤塞查得舊有錢掃帚置之船尾裝載如櫓之狀待潮落時錢掃帚一齊搖動刮揚沙泥隨潮入海今之治黃河者又有瓜江龍法仰府縣治農官各查制度躬造督撈淺人夫常川演習務經久可行以善其後應革事宜其畧云一河道除白茆港吳淞江其餘有專主宣

洩者有專主灌溉者宜洩之河正吞湖流或東或北直趨入海其勢為縱為經其開挑宜深宜闊太倉之七浦塘湖川塘楊林塘常熟之梅李塘福山港黃四浦奚浦耿涇江陰之角上河谷瀆港蔡港夏港蘆埠港武進之舊孟子河德勝南新河溧港順塘河新溝丹陽之九曲河是也溉灌之河則入海河之枝流其勢為橫為緯其開挑僅使水能浹洽可備旱乾一為河之患者無如石橋而石橋之洞有圓有方洞圓者塞河道五分之二洞方者塞河道五分之三今後除不關水道者不毀其餘但有坍塌將基址起拆易木為之若坍塌未甚欲行修理須酌量濶狹原有一洞者或添二洞或三洞務令水易退洩其原無橋梁富豪勢要之家欲徇已便妄意添設以致阻

禁木條

府縣治農官緝訪禁治如橋木築壩阻截非占作魚池則取便往致旱潦成災今後有此許被害之人不赴告一各處湖蕩塘浦多有或假護而遍種芟蘆或圖取魚利而張釘蘆籬成淤淺告佃起科深為民害仰各水利嚴加禁治敢有仍前似此致河於淺者拿問重治若果濱連江湖泖蕩頻坍去處方許種植芟蒲其一一切堤岸之上每丈許栽榆柳或桑柘一株治農官常川查究毋得虛應故事一各處河道多被居民立釘樁石閣板蓋房繼以石砌剝岸占濶之後復又立樁占出又有起造船房日漸淤塞以致河道狹隘阻遏水勢治農官通行查勘不碍水勢者姑且停免其新砌未成與

岸外復立椿石者不俱新舊俱令拆卸抗
違者申來拿問一各州縣塘長各該掌印
官查遠年額數編餉應多者多應少者少
未為定則仍通將繁縣人戶查審但丁糧
相應林堪幹辦者如每區應該一名務多
編至四名或五名內將一名應役餘皆聽
缺補用庶里書放富
差貧之弊可常革矣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二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三

奏疏

唐轉運使劉晏停免修築練湖狀

其畧云得
刺史韋損

丹陽者壽等狀上件湖按圖經周迴四十
里比被丹陽百姓築堤橫截一十四里開
瀆口洩水取湖下地作田其湖末被隔斷
已前每春夏雨水漲滿側近百姓引溉田
苗官河水乾淺又得湖水灌注租庸轉運
及商旅往來免用牛牽若霖雨泛溢即開
瀆洩水入江自被堤築以來湖中地窄無
處貯水橫堤壅礙不得北流秋夏雨多即
向南奔注丹陽延陵金壇等縣良田常被
滄沒稍遇元陽近湖田苗無水灌溉所利

一百一十五頃田損三縣百姓之地今已依舊漲水為湖官河又得通流邑人免憂旱潦奏聞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使韋瑱勿使更令修築致有防奪

南唐知丹陽縣事呂延貞浚治練湖奏其畧云當

縣有練湖源出潤州高麗長山下注官河一
湖日湖水放一寸河水漲一尺旱可引灌
漑澇不致奔衝其利田幾逾萬頃昔環湖
而居衣食於漁者凡數百家有斗門四所
繇前唐末兵亂之後民殘湖廢近湖人戶
耕湖為田後農家失恃漁樵失業民思復
湖以禦災而無所寘力臣頻承條制修葺
陂塘切度其湖為利甚博遂材役工於
斗門基上以土堰偃捺及填補破缺處初

宋
謗議震動謂臣不良圖且廢湖豐已者不
十餘家有湖無災者四縣之地臣明知利
害獨如弗聞自今秋後不雨河道乾枯累
放湖水灌注使商旅舟船往來免役牛牽
當縣及鄰縣人戶請水救田臣並掘破湖
岸給水如將久遠須置斗門方得通濟其
斗門木植須用楠木乞給省
場板木起建下所司處分

宋蘇文忠公乞開西湖狀其畧云唐長慶中

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國初以來稍
廢末治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
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至今十六七年遂湮
塞其半蓋杭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自唐
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今
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

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白居易云放水既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丈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頃可無凶歲又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功開浚而河行市中泥水狼籍為居民莫大之患臣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伏望賜臣度牒一百道使得盡力畢志目見西湖復唐之舊臣不勝大願

宋蘇文忠公乞開石門河狀

其畧云錢塘江通判此邦今又忝郡寄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時有覆

舟然尚稀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泂泝此江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與漁浦諸山大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雖舟師不能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能自全者百無一二而衢睦等州人眾地狹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人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碍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險覆溺留碍之故官給脚錢甚厚此最其大者臣見前權知信州侯臨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以達石門新河若出定山之南則地皆斥鹵不壞民田又自新河

以北潮水不到灌以河水皆可化為良田
然近江土薄萬一江水轉移河不堅久不
若自石門並山而東出定山之北則地堅
土厚久遠無虞然度壞民田五六千畝田
之良者不過畝二千以錢償之亦萬餘緡
而已此二者更乞令監司及所差官詳議
其利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
以達于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
石不向則用竹木凡八里以達于龍山之
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
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
四里以達于金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
險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
軍三十人二年而成凡福建兩浙士民間
開此河萬口同聲以
為莫大無窮之利

宋蘇文忠公進單諤水利書狀

其畧云臣到吳中二年而

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今年淫雨過常
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大湖松江與海渺然
無辨蓋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
為松江以入於海海日雨潮潮濁而江清
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
去海口常通故少水患昔蘇州船舶皆以
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
挽路建長橋漕運便之而松江始艱噎不
快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
湮滅而吳中水患如故今長橋挽路因不
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為千橋橋
洪各二丈千橋之積為二千丈水道松江
宜加迅駛然後官司出力以浚海口則泥
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舊聞常州宜

興縣進士單諤著吳中水利書一卷與知
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進上伏
望聖慈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而十年九
澇公私凋弊乞下臣言與諤書委本路監
司躬親按行考實其言
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

宋提舉浙西常平羅點乞開澱湖圍田狀

其畧

云浙西圍田涇塞所在皆有獨澱山湖一
處為害最大因姦民包裹圍田築斷堰岸
致水勢無由發洩此湖上通蘇湖秀三州
之水全藉斜路等港通洩下徹大小石浦
出吳淞江入海遂委吳縣同崑山縣官看
視據申到澱山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
十八里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湖
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洩水之處東有大

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褐三
浦並湖以北中為一澳係吐吞湖水之地
今名山門溜正當湖流之衝其中又有斜
路港上達湖口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焉小
石浦上達山門溜下入大石浦殺洩湖水
通徹吳松江曉夕往來以此浦港通利無
有壅塞今頑民輒於山門溜南東取大石
浦西取道褐浦並緣澱山湖北築成大岸
延跨數里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謂
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之處並皆築
塞今大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圍斷其
浦脚一日二潮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
下流無緣蕩滌其淤塞反高於田遇水則
無處洩瀉遇旱則無從取水大抵水性趨
下下流既壅勢必潰裂
散入民田無可疑者

宋兩浙提舉常平趙霖治水利害狀

其畧云

州之水注於太湖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于海平江地勢與太湖松江水面相平而瀕海之地特高於他處謂之岡身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乎其中所以公海環江擊開港浦者籍此以疏積中之水也今瀕海之田皆作堰壩以備海潮裹水使不得流外沙日積此崑山諸浦堙塞之由也岡身之民每闕雨則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於深浦開鑿小港以供已用或為堰斷以留餘潮此常執諸浦堙塞之由也法當置閘限水內外隨潮啓閉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泄愈來為之計者莫若順其性而狹

其流大築圩岸高圍民田如此則積水日削眾浦日耗矣大抵開治港浦置閘啓閉築圩裹田三者闕一不可其開浦篇曰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詢究古跡得其大者三十六浦區為三等上等工大而利博在所當先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間於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古者港浦盡於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開通未易施力今於三十六浦中尋究古曾置閘者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蓋開浦莫急於置閘置閘莫利於近外置閘而又近外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落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即啓外水無自以入裏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閘內使港浦常得疏通免於堙塞二利也瀕

海之地仰浦水以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決之則害苗稼築之則障積水今置閘啓閉水有泄而無入閘內之地盡宜稼穡三利也置閘必近外去江海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事積治地里不遠易爲工力四利也港浦深濶積水通流貨船木枳得以任泊官司或可拘收稅課以助歲計五利也復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爲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其築圩篇曰平江之賦多出低鄉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今田圩旣廢水通爲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赴者亦然況平江之地低於諸州唯高大圩岸方能與諸州地形

相等昔人築圩裹田非謂得以播殖也將恃此以殺水勢耳至和常熟二塘爲風浪衝擊塘岸漫滅往來者多有覆舟之虞是皆積水所致今若開浦置閘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塘岸以限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間能作塍岸圍裹低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築但民無力爲之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之衆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弃一畝取土爲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貸借錢穀官爲置籍貴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許浦白

蘇福山三浦不須開治其三十三浦崑山
 十有二掘浦下張浦七了浦茜涇浦楊林
 浦六鶴浦顧逕浦川沙浦五嶽浦蔡浦琅
 港浦常熟二十有一黃泗浦奚浦西成浦
 東成浦水門浦崔浦耿涇浦魚磳浦鄔溝
 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浦石撞浦陸河浦
 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
 黃鶯漕皆積久不浚當分爲三等開修

宋兩浙轉運副使趙子瀟相視導水方略狀

其畧云近被旨相度水利訪得浙西諸州
 平江最爲低下而湖常等州水皆歸於太
 湖自太湖以導于松江自松江以注于海
 是太湖者數州之水所豬而松江又太湖
 之所洩也然以數州之水所豬而獨洩於
 松江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

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於
 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皆所
 以決壅滯而防泛濫也後因潮汐往來泥
 沙積淤舊置開江之卒尋亦廢去此太湖
 所以湮塞而民田有漂沒之憂也自天禧
 迄今四十年諸浦湮塞又非前日之比遂
 致民田告澇十歲八九今相視合開緊切
 去處常熟縣梅里塘白茆浦崔浦福山浦
 黃泗浦崑山縣新洋江小虞浦顧浦郭澤
 塘總計役夫三百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工
 錢三十三萬七千四百貫米一十萬一千
 五百石各有奇崑山縣四浦工力不多止
 用本縣食利戶開浚常熟縣王浦工力浩
 瀚係與吳長等縣利害相及欲於三縣募
 人充當緣平江積水今經兩月未退已妨
 種麥若不於農隙之際支給錢米雇夫開

治恐來歲春雨積水愈甚虧失常賦不便望賜指揮施行詔從之

宋兩浙運判陳彌作相度水利狀

其畧云常熟之浦二

十有四皆北入于江崑山之浦十有二皆東入于海今諸邑之間並江瀕海小川故道往往淤滯不特所謂三十六浦而已猶水過多而瀉之過少重以今歲淫雨泛溢識者皆知開浦之利特以工費甚廣不敢輕議今若併舉大役切慮歉歲民無餘力官無羨儲反至勞擾輒擇其宜先治者凡十浦而其緩急又半之興工之日仍乞以緩急為先後又言勢家請佃冒占合開掘圍田十三處詔命守臣沈度依具到項日限兩月開掘如有未便事件具狀開奏

宋史才陳正同言圍田利害

其畧云紹興二

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隄彌望旱則據之以漑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溢而民田盡沒欲乞盡復太湖舊迹使軍民各安田疇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舊來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條不致淤塞後來被人戶圍裹湖瀆為田認為永業乞加禁止戶部奏在法瀦水之田眾共漑田者不許人請佃承買并請佃承買人各以違制論乞下平江府明立界至約束人戶毋得占射圍裹有肯從之

宋提舉常平薛元鼎相視水利狀

淳熙二年

水元鼎被命相視太湖沿流利害言太湖之水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其勢有不能勝並湖數州皆受其害景祐間范仲淹就常熟崑山之間濬五大浦以殺其勢為州之利近並湮塞前提舉陳舉善勸諭人戶以漸開濬獨許浦正係世水去處尚未施工昨水軍統制馮湛乞用兵開掘因與守臣不協遂已臣切見許浦至梅里約三十餘里湮塞不通其水軍船運錢糧亦自艱阻乞詔馮湛候農隙日從所請開濬

宋鎮江府兵馬鈐轄王徹奏開五浦狀

其畧云

言紹興二十八年因積水汎濫欲泄入大江宜自常熟縣東開鑿至雒浦五十里入許浦縱水入江却自雒浦之西就民創河二十五里引水入福山浦使二浦復歸一浦土近縣田稍獲灌溉既且鎮江以往地勢極高至常州地形漸低錢塘江北地勢尤高秀州地形極低而平江在最下之處歲有一尺之水則湖州平江之田悉皆泮沒聞江灘海岸常列三十六浦各置巡檢寨捍衛浚治故數十年前浙西不聞每歲被水今三十六浦最急者平江五浦就五浦之內黃泗浦之中大抵於福山通不用時鑿外雒浦許浦白茆浦沙泥壅積幾與岸平使千里之水不達江海所鑿陂塘亦狹要使江與海瀕注水如舊然後百川之流斷有歸宿謹圖地形水利附奏以聞

宋監察御史任古言水利狀

其畧云平江府崑山等縣耆宿

言所開浦四處緣今歲積雨東北風潮并太湖衆水相會渾沒民田春間人戶圍田自當開撩所有小虞浦新洋江顧浦雖合開浚見今盡爲松江大水漲過其外發泄遲緩是致諸浦蓄水難以興工欲候江水潮落岸塍出露人戶自行開掘若內有貧乏無力之人乞量借常平官糧寬立年限分料送納乞從民便已行下本縣命預將興工之具候江水減退即行開浚又言臣同徐康與常熟縣官詳究得東柵至雒浦入下涇通徽福山塘下注大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瀟申請五千人爲率於來歲正月入役約計一月餘日可畢此浦使湖塘一帶并被傷民田內水通注於江然後浚治黃泗浦三里江至十里港工力亦不甚多併趁農隙先畢二浦其餘合開港浦再

候將來次第興工又言趙子瀟昨計料開浚崔浦係决泄昆承湖及民田內水南自梅里塘距浦口迤邐北入大江今已乾涸緣浦身迂曲泄水不快是致積沙高厚開浚工倍欲於雒浦口別開一涇徑入福山大浦通于大江名曰丁涇比之崔浦並無回曲不惟開浚省費實以泄水爲便

宋兩浙運判陳彌作開諸浦狀

其畧云常熟

四皆北入于江崑山之浦十有二皆東入于海蓋以太湖居其上流昔人患松江之不能勝而使衆水徑得其歸者也諸澤之興始於天禧成於景祐逮政和間稍已湮廢嘗命趙霖濬之僅能復常熟兩浦崑山一浦而罷今三邑之間並江瀕海小川故

道往往往淤滯不特所謂三十六浦而已瀆水過多而瀉之過少重以今歲淫雨汎濫識者皆知開浦之利特以工費甚廣不敢輕議故近浦置閘在政和已不能成開江置卒在中興已不能復自紹興二十八年以後朝廷屢委監司守臣及遣御史親行案視竟爾中輟今若併舉大役切慮歉歲民無餘力官無羨儲反至勞擾輒擇其宜先治者凡十浦而其緩急又半之興工之日仍乞以緩急為先後之序

宋運副趙子瀟開浚塘浦狀

紹興二十九年子瀟言被旨開

浚平江府常熟縣東柵至雉浦入丁涇徹福山塘已於正月五日興工據常熟縣父老稱福山塘與丁涇地勢相等今開丁涇更深三尺若不浚福山塘則水必致倒注

于涇今與平江府縣官同往相視宜依父老陳乞開濬又見開東柵至雉浦口河面並合闊八丈并雉浦港底四丈二尺皆得泄水通快詔令疾速興工

元丞相旭萬傑奏立水利衙門

其畧云吳淞江等處若不

設立衙門管領每次挑洗甚費錢糧兼損民力松江府止管兩縣別無親管事務欲將松江府革罷兩縣撥與嘉興路依前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掌在先所管勾當直隸省部以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密蘭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張友諒為使任仁發雖七十致仕還着為副從之

任仁發奏立行都水監

其畧云仁發言吳松江故道淤塞宜立行

都水監於平江路隸中書省修治河道開
壩合用物料行省即於官錢內收買應付
又浙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
什物每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軍
站除贍役地外依上起科僧道也里可溫
答失蠻不分常住并權豪官員不納官糧
之家以地五頃著夫一名從行都水監選
委廉幹官部夫督役其有釐立事功廉能
稱職者行都水監具迹舉明其
著夫人戶雜泛差役權行蠲免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三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四

奏疏

國朝夏忠靖公治水奏

其畧云浙西諸郡蘇

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
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為浦港湮塞
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
吳淞江諸浦導其壅滯以入于海按吳淞
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
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
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
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
上海縣南踰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
塞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難以施

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逕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湖邇之水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

巡撫侍郎周文襄公水災奏

其畧云據直隸常州松江

鎮江浙江嘉興湖州等府并所屬江陰崑山海鹽等縣蘇州等衛所橫浦下砂等場鹽課等衙門申開本年十七日狂風驟雨大作接連晝夜不息折拔樹木掀捲屋瓦

海湖潮浪一時漲起漫入平地衝塌圩岸滄沒房舍田禾盡死人畜漂流各處軍衛有司衙門倉廩城垣船隻等項坍塌打破數多沿海邊湖崇明江陰等縣高明巫山馬駝等沙人民有全村淹沒下海者及塩場所積塩課客商支出引塩消折數多至本月二十五日又加驟雨一晝一夜不息天目等山發洪太湖等處水勢漲滿低者田圩禾稻見被滄沒人力難救云云

工部侍郎徐公治水奏

其畧云東南地勢低下水患自古有

之末樂初水復漲溢朝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大加疏治方得止息建今九十餘年各處港浦仍復湮塞為患滋甚

皇上軫念地方命臣等會同修浚臣等用是不遑寧處相度施工竊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浚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浚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吳江長橋一帶菱蘆之地疏浚深闊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于海開白茅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于江又開七酒鹽鉞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于海開湖州之漚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十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自弘治七年十一月興工至八年二月工畢

蘇州府通判應能興修水利奏

其畧云姑蘇一郡之

水西南散流太湖湖東浚入松江以至於海但遇久雨連綿湖益江壅諸邑抵下之田悉皆浸沒不堪畊種雖北壓大江東抵巨浸河渠固多而年久湮塞勢莫能分嘗觀古人疏導必使諸水往東南入於松江東北入於大江以至於海則各郡之水皆可濬流而下雖有久雨必自各港分於太湖自太湖漫流於江自江又分散以至於海為今之計莫先於禁曠職擇耆老則官得人以專職而無曠耆得人以領工而無廢矣合用人工必擇農隙就於有田之家每百畝修岸三丈淘沙亦然無田之處亦於正二三月該賑飢之時每日驗口給米三升三合亦照丈數分撥挑築及水利詞

訟衙門問犯徒杖罪名俱照後開丈數勒
 限押發修築不容收贖食既有糧而工又
 有力若糧塘一年以上該里仍有岸壞沙
 積者罰修水岸一十丈革役做工二年疎
 放縣官一年以大功不及三處者罰俸三
 月二年無功者須知之年註以罷軟考語
 州官一年以上功不及五處罰俸五月三
 年無功者須知年亦註罷軟府職一年以
 上功績不及七處者罰俸七月三年無功
 須知之年與州官同註罷軟中間若果有
 功績顯著超異眾職者乞
 勅撫巡并水利憲臣等官量才旌擢以勵其
 餘若有豪強占恡不服清理者乞
 勅工部轉行撫巡憲臣與臣等同心糾察以
 警將來如此則旱澇可防秋成可望
 東南財賦供餽皆足以充其用矣

吏科給事葉紳請賑飢治水奏

其畧云臣
惟直隸之

蘇松常浙江之杭嘉湖約其土地雖無一
 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若水道
 不通為六郡農田之害其所係亦不輕矣
 盖天目諸山之水渚為太湖而太湖之水
 又由江河以入于海聞昔人於溧陽則為
 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
 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
 之處潮汐往來易於湮塞故前代或置開
 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歷歲既久其法廢
 弛遂制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河故導於
 漲於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為田或築
 而為圃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
 日滯是以川澤浸盈經冬不涸圍田沮如
 終歲不乾加以秋夏淫雨浹山水橫發

滄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澇五年復澇幸而六年頗収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即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

聖明以糧儲為國家之大用水患為東南之大害於廷臣之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重其委任即日前去會同撫按官講求民瘼設法賑恤俟民心稍定民困蘇然後指定地方分投相視何地為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為太湖入海之道自源徂流一一按究然後相與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浚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致泛溢可也

舉人秦慶請設淘河夫奏

其畧云臣惟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而東南財賦盡出水利近年以來列郡數被水災民不聊生推原其故皆由於太湖之溢而太湖之所以溢則由於三江眾浦之失其道撫按之臣皆相繼論列蒙

皇上軫念地方特命工部侍郎徐貫來總水事凡通湖達海隘口支川無不疏治一時水患十去八九然臣以為疏導之利雖已弘於一時而經制之宜猶未及於永久惟昔之善治水者每於平成之後必立宣防之法如近代撩淺開江等卒亦皆制置有定矣治有常是以當時利興而害去國富而民安臣以為今當畧倣前制乞

勅該部轉行巡撫及水利官督率府縣治農官徧詣三江各浦地方相視要害講求便宜用其土著之民專習搜淘之事免其別

差著為定令仍須往來勸督驗其工程以行賞罰務使水道不復壅遏旱澇不能為災可也

車御史

梁

復西湖奏

其畧云杭之有西湖乃一郡形勢所關萬

民生計所係非特為遊觀之具而已訪得近年以來豪右強宗往往侵占作為園圃池蕩種植桑柘芟藕蓄養魚鮮甚而填塞為田畚築為居又欲固為已業妄於近年冊內捏收稅糧私下請佃給帖影射官府因循不為禁防比之十數年前通占三分之二及聞有司要行關通則扇搖浮議請托私書以阻其事致使利民之湖僅存其名其為河運之塞六井之廢以破壞山川形勢阻塞軍民生計又有不可言者臣目

觀前弊心切憤激若不早為除防修濬則西湖將來必為平陸地方之害莫此為甚除行設府掌印正官踏勘丈量勢豪官民侵過田蕩捏報稅糧繪圖造冊具有實數竊惟西湖興濟事關地方古人行之既有成效今日修濬尚復何嫌但湮廢已久人樂因循一旦舉行浮議橫出殊不知欲成大功難惜小費而今之民業即古之官湖民侵於官以肥其家固以干紀官取於民以復其舊豈謂厲民况上塘萬頃之田宿仰西湖千畝之水水既湮塞田盡荒蕪豈可借數十家之占業而壞一郡之形勢圖九百石之佃稅而廢萬民之生計以此觀之輕重利害較然著明如蒙准奏乞勅該部轉行臣等仍委水利僉事督同該府掌印正官盡力開濬以復舊額如有權豪

不服恃勢霸占或扇搖浮議故行阻礙致
 誤事機悉聽臣等究問處治其原報佃稅
 則查有空閒田地分派輸納挑濬夫役則
 動支無碍官錢雇倩傭工不敢重勞民力
 擅派民財數月之間務俾水功有成積
 澤盡復以資國賦而萬民之主業遂矣

工部覆開西湖奏 其畧云竊惟天下之務
 於水利水利之通塞一方旱澇之所關而
 民生國計之大本實在於此今御史車梁
 等所奏前因誠興利除害之端阜民固本
 之要不為無見合無准其所奏行移都察
 院轉行御史車梁仍委水利僉事督同府
 縣正官查照西湖舊額勘量中間果被隣
 湖及勢要之家侵佔作為園圃種植桑柘
 芟藕等項甚而填塞為田為屋以為已業

者宜從逐一查究還官該傭人工聽從動
 支無碍官錢雇倩若有捏報佃稅就將相
 應空閑田地分派頂補輸納照額區處停
 當盡力併工開濬復舊成湖務俾水澤不
 涸旱澇有備毋致重勞民力徒應故事果
 有權豪不服恃勢霸占妄議阻碍者許巡
 按御史等官究問如律工完之日將支過
 官錢濬過湖地補過佃稅田地頃畝數目
 徑自造冊奏繳青
 冊一本繳部查考

巡視浙江都御史許公廷水利奏

其畧云

杭等府本三吳澤國厥由下下賴自昔興
 修水利所出財賦甲於天下
 國家供億仰給於此近年以來水利官負裁
 復不一興修事宜因革靡定遂使有司視

為不急之務豪強大肆侵阻之姦震澤不流三江失道白茆累議而無功海塘隨修而旋廢每遇小水輒成大災

國賦虧陪官民困弊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雖設有管理水利郎中緣地遠權輕官民積玩若寧紹金衢台嚴溫處八府水利所關亦重顧無一官管理誠為缺典伏望

皇上憐念東南郡縣實

國家萬年供億地方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合無將寧紹等八府水利仍行屯田捕盜僉事帶管其蘇松等七府水利果應郎中照舊管理則宜量加舉刺之權以便行事用警積玩不然或效昔年運河故事特設通政一員專管則事體尤使所費亦不加多而

國民利益當不

可以數計矣

工科都給事中吳巖興修水利奏

其畧云

國家財賦多出東南而東南財賦皆資水利蓋水利不修則田疇不治五穀不登而國用不足其所關係誠非細故近年東南地方夏秋淫雨山水橫發田疇滄沒諸郡之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揆厥所由蓋以下流淤塞圍岸傾頽疏導不得其法董治不得其人之所以致耳臣備員該科謹將東南水利之切要者四事曰疏濬下流曰修築圍岸曰經度財力曰隆重職任開坐上陳伏望

皇上軫念東南為財賦所出民遭墊溺勅下該部議處施行豈惟臣等之幸東南幸

甚天下幸甚

一疏濬下流浙西諸郡蘇松最下太湖綿亘數百餘里汭諸山溪澗之水散注灤蕩間由三江以入於海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瀉而三江又太湖之所洩也若下流淤涇匯水泛溢滄沒禾稼爲害匪輕爲今之計要在相其利害爲之區處如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皆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皆蘇松南北交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南北與白茆諸港浦之兩傍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湖灤之水以歸於其中而並入于海就其中論之蘇之七浦塘劉家河松之黃浦並皆深闊通利惟白茆自弘治七年疏濬之後今入海之處潮沙壅積勢若丘阜而吳淞之傍渠港亦多涇塞加以霪雨能不汎溢今誠能濬白茆

一港使之通利如七浦劉家河則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濬吳淞一江通利如大黃浦則蘇松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蘇松諸水旣各有歸則引吸上源太湖之水不至壅溢而向來灤蕩沮如滄浸之土皆出而可耕矣一修築圍岸臣考之宋范仲淹嘗論於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爲農美利雖然圍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利於修築修築堅完旱澇有備否則反是臣願自今以後每歲農隙治農之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圍岸取土修築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涸則兼築其外務令高閘堅固遇旱則車水以入澇則車水以出如此則水旱有備而高低之田皆熟矣一經度財力臣

惟興水利必資乎財力而財力必取之民間凡遇工程一槩科歛則未免府縣派之里甲里里甲派之細民騷動鄉村鮮有不怨臣以爲水利爲田而興則財力亦必計田而出凡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項科錢百文若田至萬頃則該錢百萬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衆輕易舉實爲輕久之計又必於每歲秋成之時折收白銀徵解各府官庫仍將數目造報水利官處遇有興修聽候動支不許別官借貸倘工程浩大支用不敷聽於官庫無得錢糧內動支轉用如再不敷會計明白備由奏

聞區處如此則費有所出而功易成矣一隆重職任臣聞永樂初年東南嘗大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之著有成績至弘治

間東南又屢有水患工部侍郎徐貫總理其事有司迎合惟圖目前曾未幾時而白茆等處已皆湮塞連年災荒未必不由於此自是以後水利官負裁復不一然位小權輕官民玩愒職業不舉無怪其然近該巡視浙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廷光奏乞欲倣運河故事特設通政一員專管水利誠爲有見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推舉素有才望諳曉水利大臣一員兼以憲職專一督理水利大加挑濬圖惟永久其中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悉聽便宜處治不許各官沮撓行事又必務見成效方許不次超遷以旌其功如此則官有特設而人不玩責有所歸而功易成矣

工部水利覆奏

其畧云臣等看得都御史

年以來官員裁復不一事宜因革靡定一
遇小水輒成大災要將寧紹等八府水利
仍令管屯僉事帶管蘇松等七府水利添
設通政一員專管一節與都給事中吳巖
所議前項水利要推大臣一員兼領憲職
前去專管大意與許廷光所議相同於內
指陳白茆港吳淞江二處尤係緊急水患
修治之所當先其所條陳疏濬下流修築
圍岸經度財力等事區畫周悉皆與利除
害至計相應依擬然為政在人其所擬推
選大臣職專其事尤為水利首務前此或
委僉事或差郎中非不用心但勢輕事多
掣肘人玩以此迄無成功失今不為善處
則水患日深民瘼日甚關係匪輕合無

命下之日本部會同吏部從公推舉識見宏
遠諳曉水利素有風力憲臣二員疏名上
請

簡命一員本部備開各官所題事件請

勅一道令其前去會同彼處巡撫巡按督同
各該司府衛州縣掌印及水利等官親詣
白茆港吳淞江等處地方拘集土着年高
士民尋訪水勢利害源委相度地里下流
作何疏濬圍岸作何修築合用工料人夫
逐一估計停當物料作何措辦人夫作何
起倩選委能幹軍衛有司會同水利官負
分投督理用工應挑濬者務要深闊應築
砌者務要堅厚使旱澇有備水利疏通田
疇無恙生民樂業一勞永佚刻期成功斯
稱委任其承委官員果有勤能出眾先行
成功者從公會舉以憑陞賞不職債事因

而科擾軍民及勢要之家霸占河灘水利
沮撓行事者徑自究問叅

奏一應河道利害所當興革議有未盡者悉
職從宜計處施行重者具

奏定奪其浙江寧紹等八府水利合依都御

史許廷光所擬仍行管屯僉事帶管亦聽
差去大臣節制如有築濬事宜亦要從長

計處施行工完之日將起倩過人夫築濬
過塘岸丈尺用過錢糧數目備造黃冊一

本
奏繳青冊一本
送部查考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四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五

奏疏

宮保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預處財用以

興修水利奏

其畧云臣查得松常湖等府
太倉州等地方如吳淞江劉

家港等處橋浦河瀆各有應該挑濬疏泄
修築整理去處每處閘壩椿草灰石物料
人夫工食各動以萬計銀亦不下千餘兩
皆當於每年農隙水涸之後次第舉行而
震澤之衝眾水所會通泄下流以收東南
諸郡之利最大且急者則當以白茆港為
首務若非假之以財力濟之以寬紓固未
有能濟者况白茆港橫沙淤塞之久排決

利道之難則凡人夫工食則用之費顧不
大倍往昔哉臣查照給事中柴奇奏准事
例備行各府每里編僉導河夫一名每名
出銀六兩如其不足預編一二年以周急
用又查照給事中吳巖奏奉
欽依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頃科錢百

文秋成之時折收白銀解府貯庫支用其
實眾輕易舉行據各府申稱適當民窮財
盡之秋若復如此差徭愈加繁重臣又復
杖併追徵以資急用不惟緩不及事抑恐
民命不堪乞

勅該部仍准將許墅鈔關船料銀兩并兩浙
兩淮運司鹽銀或抄沒叛賊錢寧等入官
贓銀量為給發十餘萬兩以充前項工食
物料支費如或不敷聽臣仍查所屬各衙
門應支椿草銀錢并無礙贓罰官銀及量

行增添均徭銀兩或催河夫田畝銀錢充
用庶幾臣得以分工勒限畫力畢志於溝
洫畝畝之間若果僥倖成功一勞永逸量
此之所出者不過十百之一二而較彼之
所入者循年作貢輓輸
運納殆源源其無窮矣

宮保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乞添差官自

以興修水利奏

其畧云臣惟自古建立事
功者多敗於自用之人常
成於多賢之助顧臣以獨力而興大工兼
以文移浩繁不可乏人書辦乞添差工部
素有才幹官二三員以協修水利及添撥
書辦吏二名幹辦文移庶幾贊襄有人而
修浚可
圖矣

馬御史

錄

議處水利奏

其畧云竊照蘇松

之所自出近年以來苦為水患糧運缺乏
臣訪得常熟地方舊有白茆港通於大海
數十年來湮塞此港一開則澇可注於海
而旱可引之顧此舉工程浩大工部尚書
李充嗣才望固可責成但巡撫地方百責
所萃且興工之地非其久居合無查照舊
例推舉素有才望風力郎中或員外一員
請

勅差遣任劄常熟等處相時度勢專
一總理其事則水利有可興矣

宮保尚書兼副都御史李公興修水利奏

其畧云臣受命以來夙夜兢惕深慮前
項事情重大非獨力所能成乞添差官共

圖供職吏部以工部署郎中林文沛顏如
瓌督同掌蘇州府事河南左叅政徐讚親
詣白茆港吳淞江等處相度會議以白茆
工役繁重蘇州當任其二常州松江分任
其一嘉興湖州則協任其一而常熟以附
近獨當其半以吳淞江利歸蘇松二府其
工役之費則分派二府所屬州縣與之協
濟杭嘉湖蘇松常鎮各府地方應該開濬
河道河泊港汊及應修築圩岸堰壩等項
分委署郎中林文沛顏如瓌督率各該
印水利等官次第舉行白茆港自海口至
雙廟河形畧在綠海灘漲沙填壅難以用
工隨議改就東南方平陸開挑共起到該
府所屬一州七縣并崇明沙千戶所軍民
人夫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二名委官管督
開過平地三千五百五十六丈自雙廟西

至官莊匯河形淺窄幾如平陸又起過蘇
松常三府所屬州縣太倉鎮海蘇州金山
等衛所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八
名委官管督開過故道六千一百七十七
丈自官莊匯西至常熟縣東倉河形雖在
亦極淺塞又起該縣附近人夫二萬二千
九百八十二名委官管督開過舊河七千
六百五十八丈通計長一萬七千三百九
十二丈深始八尺加至一丈五尺闊始二
十八丈加至三十三丈俱於正德十六年
十月興工至嘉靖元年四月工完議照本
河舊有備倭軍營及巡檢司應該遷改新
開河口防禦又新添設水利衙門倉房龍
王廟共計屋一百二十三間亦支官錢修
蓋及照海口潮沙易壅應置石閘一座以
備旱澇俟秋盡水落方可興工又勘得白

蘇上流尚湖昆承陽城各湖涇淩係本港
咽喉督府縣官以常熟崑山長洲三縣得
利人夫開過昆承湖口時涇塘新閉洪草
鞋浜蘇家洪南北上洲洪中共周家洪東
西錢港尚湖口朱涇河界港陽城湖口雙
漕浜姚黃漕新開河稍廟涇東橫涇西橫
涇張莊漫武城涇共一十九處綠陽城湖
水經斜堰枝分七浦塘則白茆流勢因之
少殺又委官以常熟崑山二縣人夫築斜
堰壩仍備銀一千兩發蘇州府貯庫候壩
造閘支用其宜興縣百瀆受荆溪之水會
太湖亦入白茆港續又委常州府調宜興
人夫分濬烏涇等瀆共六十三處以武進
無錫江陰三縣人夫開過桃花港龍蕩港
九曲龍河城墅河申港利港橫河市河共
八處其原委獨管蘇州等府常熟等縣并

分管太倉州及崑山吳江二縣濬過枝河
共五百六十三處共長三十七萬七百三
十四丈築過官塘圩岸共三千五百八十
三段共長一百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一十
五丈造過堰壩九十六處共長六百六十
丈并橋一座通用人夫三十一萬四千四
百二十八名於正德十六年十一月興工
至嘉靖元年五月工完及據署郎中顏如
瓌呈稱督同左叅政徐讚知府孔輔等覆
相度吳淞江上流自吳江縣止崑山縣下
駕浦下流自嘉定縣舊江口止上海縣黃
浦口俱通流無礙惟下駕浦至龍王廟止
舊江口俱淤塞幾如平陸應該開濬共量
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議開一十八丈深
一丈二尺以蘇松二府人夫共四萬三千
七十八名委官分投管督於嘉靖元年正

月興工至本年二月工完其下駕浦新洋
江二河與吳淞江交會之處橫引江水斜
趨婁江以致吳淞水弱不能衝激潮泥抑
且二河通引渾潮倒流入江與江下流日
相抵撞易成淤積合於二河交會之處創
造石閘節制江流使不斜趨阻遏渾潮使
不倒流庶幾此江永無復塞之患及看得
三吳之水西北自宜興荆溪百瀆入西南
自湖州苕霅二溪分流七十二漚港以入
其下流則自吳江長橋等處流入澱山昆
承陽城等湖以入三江而澱山湖則分入
趙屯大盈道湖大石等浦以入吳淞江並
洩於海頃因水政不修前項漚港湖泊浦
瀆俱久湮塞以致湖水泛溢不由故道又
經督率湖州府官開濬過大錢小梅等河
并七十二漚港蘇州府官開濬過長橋等

處湖河崑山上海二縣開濬過趙屯太盈道褐等浦及揚杭嘉湖蘇松等府并所屬太倉等州歸安等縣各申呈開挑過各該管地方東七千西八千及疏濬過各枝河港消涇浜河道共長七十萬六千七百九十丈并修築過田圩江湖塘岸共三千八百四十二段通長二百七十六萬四千四百九十三丈開座壩堰五十處共長七千七百二十七丈共用過人夫三十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五名俱於本年正月興工至三月終工完再行探索窮究水利源委通塞利害以至今修因革事宜舉措方畧分別綱領條目纂集成書以彰陛下嘉惠東南維新之盛治俱另行外臣惟三吳水利興廢不常設或再行舉措不無乏財之慮臣欲行令蘇松常鎮所屬州縣

每年量派導河夫銀掌印官同治農官徵收貯庫專備水利修理支用再倣古制備行該府造小船二十隻每年於均徭內查編撈淺水夫四十名置鐵掃帚濬川杷各二十副專委水利官監督不時爬洗庶潮沙不致壅積每遇農隙各治農官督工修濬仍通行約束不許利項差占及營求管事其水利郎中循行提督七府地方凡有益於水利事宜及關係運河重事以時修濬悉聽巡撫官節制仍乞勅巡按御史年終親臨閱視一次稽考勤惰據實奏報以為黜陟庶人知警畏法立能守二河之利民將永賴於無窮矣

人不告勞事為永逸塘開地中工畢泉出
山澤作氣江湖發源積為長流實自新制
舟楫鱗集農商景從
春秋有施水旱斯備

宋崑山主簿丘與權至和塘記

其畧云吳城東闡距崑山

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
吐松江由隄防不立風波馳突廢民田以
豬魚鼈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
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畝洩
之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
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盡得其利害順其
故道施之圖繪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
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有意疏導明年與
權為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
曰闢田疇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

禁姦商願約古制役民興作既而令錢君
復言之太守於是列而上聞乃誠庸力經
遠邇興屯舍宿餼薪既成以授有司郡相
元君實總之粵十月治役先設外防遏其
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
畚鍤所至皆於平陸蓋旬有九日而成深
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一十五萬六千工
費民財若干貫米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梁
五十三蔣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二河植
菱荷芙蓉渠稱是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鰻鮒
濠治新洋江自朱瀝至于清港治山塘自
山南至于東浚渚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
六於是陽城諸河若濠皆道而及江田無
澇瀦民不病涉於是論請更之曰至和識
年號也

宋提舉常平鄭霖重修至和塘記

其畧云吳

城婁門至崑山其塘曰至和南吐新洋江北納陽城湖又有沙湖鰻鱺湖介乎東西之間唯亭以東隸崑山西隸長洲支派連亘澱山湖吳淞江接顧涇吳泗浦以達于海自駟馬橋至金童橋乃新洋江陽城湖兩水交擊之會自黃墓至夾潮塘民並河而居潮水往來淤泥易塞考之圖志厥初水勢茫無畔岸行旅病涉田夫病耕自至和迄今舊跡雖存而修治之功不加故憧憧往來非復由行之舊則不從新洋江出吳淞江以至葑門必自明水港泛陽城湖取蠡塘港以達婁門颶風怒濤不有莖魚腹之憂陰霾蓄盜又有罹鴻網之懼方泉魏公浚以發運節領郡復至和舊規自界

宋

牌東至崑山駟馬橋凡二十七里計三千四百二十一丈西至戴墟浦計九百五十四丈又自黃墓至夾潮塘七里計九百三十八丈始於季春不越四旬而竣事公又慮港以紛錯盜夫潛影益徒借逕於修葺之暇自涇橋至陸涇港凡三十二處立柵三層防禦堅固禁不踰越共闢一百六十六丈用椿木一萬一千七百四十根橫攔柵木五百八十八丈是役也前後工費出於官者錢二萬三千二百緡米二百一十石有奇

宋范文穆公成崑山縣新開塘浦記

其畧云

年浙西大水吳之屬縣崑山為甚長老以為三江具區占揚州地勢最下其東地益

下為崑山入東愈益下海也故崑山常受
 三江具區之委以入于海霖潦時至則水
 多高居必以橫塘縱浦疏淪四出然後民
 得汗邪而稼之今歲久弗浚塗泥滿溝其
 沉瀆獨甚於他邑河陽李結適為邑長按
 農田令甲荒歲得殺工直以募役浚浦五
 日新洋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浚
 塘三曰郭澤曰七鴉曰至和五旬而告休
 用民之力役凡十有三萬四千六百有奇
 糜緡錢萬一千二百有奇稻麥以鍾計七
 千七百有奇而官儲
 不知公徒無與焉

宋范文穆公水利圖序

其畧云崑山之東諸鄉稻田瀕積水處歲

歲築隄隨即漂沒嘗與老農計之欲為救
 災扞患之術其大槩二曰作隄曰疏水其

小槩一曰種芟今之墜岸率去水二三尺
 人單行猶側足其上既卑且狹又坎坳斷
 裂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質舉以備糧種勢
 無餘力以及畚車婦子持木杓探汚泥補
 綴缺空累塊亭亭一蹴便隕雖終歲勤動
 而不念四維之不足恃秋水時至相以飄
 風莫之障防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
 長民者不為檢較永為曠土今宜考被水
 之田其邊鄰湖濱之處增築長隄使高五
 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潢潦乾
 源土皆可取至秋雨風潮土已堅定草茅
 生之可持為安築隄當以邊湖濱處為急
 如一頃之田南高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其
 中央與三面之田不能禦浪漸次吞蝕一
 二日間全頃皆深今當先築北隄北邊有
 田之人固當悉力三邊眾戶亦合併工同

作其邊岸或稍高及不瀕夫水則量因舊
增崇令與北邊相當崑山之田從昔號焉
下濕十種九勞兩潮之來潢流泥渾若河
豚䟽通則水之暴至者一溢而退人又併
力車而出之猶可望歲今宜行視凡出江
之港皆決而䟽之使水得肆行而隄岸始
為田用蓋田之所恃以拒水者以隄隄之
所恃以殺水者以芟崑山附田舊皆有之
近歲斬刈殆盡明年陳根復茁芽葉已微
而牧者又至矣明立表識使樵斤無得過
此其芟所不產處即置葑田夫既作隄以
扞水植芟以護隄又䟽港浦以利水三者
具舉無遺策矣

宋程公許重開支川記

其畧云姑蘇產甲兩浙支邑常熟復甲姑

蘇即名可知已有湖昆承江浦發源也分
為支川橫貫于中挾以東驚周涇團塘白
茆浦李王涇咸匯焉南渡前居甬占冒脉
絡弗宣乾弗克豬溢弗克洩為眈吠大棘
百數十年間鄉耆豪右咸思開治竟怵異
議淳祐癸卯陶候任道以為是川與諸涇
交會為湖海喉襟而堙闕乃爾爰咨于眾
於是揆延袤視窳隆經始於甲辰中春之
七日一指顧頃荷鍾雲如鼓袂風動侯表
眾勞來咸勇於力甫一月竣事長四千尋
廣一丈一尺深倍廣之數
凡用工六千糜泉若干

宋平江府學教授謝原重浚運河記

其畧云

闡有城四十七里夾以兩河環帶中外涇
原港脉在在流通歷時變遷主聚蕃塞植

廬託處處遙河流失其故道雨澇時至逆
瀆不行上者秋濕下者沮洳漱齧之害幾
及公庾歲丁丑侍郎趙公出藩于此曾未
踰時州民以開濬涇河為請公於是亟徇
民欲條其事于部使者乃約經費量工力
捐公帑之餘聽富室之助役以募召用從
官給無科配之擾而有偕作之樂基事於
秋閱月而功以畢矣前後以工討幾二萬
而糜財凡三千餘緡自錦帆涇經始衡從
四丈出跨橋五十有五為河一千一百九
十丈有畸淺深廣狹以丈為率而隨其地
勢稍有損益窒者既通淤者既行源達派
流脉絡相貫曠則導清流而繚於中潦則
醜游波而洩於外以利通濟以備其
功不既
遠哉

元表文清公

楠

吳江重建長橋記

其畧云震澤東受群

川汪洋巨浸至吳江尤廣行地為南北衝
千帆競發駛風怒濤奮激噴薄一夫便利

莫能制唐刺史王仲舒築石隄以順牽

挽宋慶曆八年邑宰李某始建長橋繇是

各舍舟以途來往若織水甕木腐歲一始

葺益為民病泰定元年冬州判張君顯祖

始蒞事曰茲實首政稽工程財欲易以石

叅知政事馬思忽以督運至吳首捐貲以

勸仍委之郡守郭侯鵬翼役未興丞相荅

刺罕公朝京師回道繇吳江郡白橋議丞

相即捐萬緡而府縣士民相胥以勸平章

高公貫公絲湖廣江西來江浙力屬張君

俾終是工二年閏正月建橋明年二月橋

成長一千三百尺有奇捷以巨石下達層

層

深積石既高環若半月為梁六十有一醜
以剽悍廣中三梁為尺三百以通巨舟層
欄後隗危石巔巔蹙以文甃過者如席舊
有亭名垂虹周遭差峩因名以增榮觀焉
元名臣事略吳淞江記其畧云前海道千夫
故道湮塞為浙西民害上疏條其利病疏
道之法中書省以聞命平章徹里公董其
役民歡呼四集樂於趨事始大德八年冬
十一月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抵嘉定
石橋洪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深一丈五
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為數一萬五千為工
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
有奇至九年二月畢工

國朝進士范純重修滬瀆龍王廟記其畧云

王廟者祀吳淞江之神也吳淞江為太湖
咽喉吐納湖水且資以溉田而民食賴之
以足江界今崑山嘉定上海三縣而淤塞
不通已百四十餘年故滂無所泄旱無所
排水患滋甚民食屢艱天順二年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崔公巡撫南畿咨詢民隱首
及乎江嘉定縣尹龍君晉力請治之公是
其議即率君親臨其地觀視咨嗟遂檄三
縣各出夫三萬擇日興役且責成於君君
至止為二邑倡迺選夫長迺立藁舍迺賑
錢米迺時作輟子來雲集歡喜趨事始於
庚辰春二月至三月而畢功夫工計一百
九十八萬米石計二萬七千錢文計二十
萬五千江深一丈一尺濶十丈二尺長起
自夏駕口至孫基浜出舊港一萬三千七
百一丈江復通流迺運入海而神之靈將

日昭赫其祀事亦有
所託而相為無窮也

王祭酒

與

吳縣新建石塘記

其畧云西華在邑西兩舍

許其地瀕湖環五千畝皆沃壤獨以其故無防止水驚風駭浪曰三面至激腴成瘠民固依濟時京兆雍侯為令思為民捍患重以成化壬辰秋淫雨彌旬而所謂西華者特甚侯迺躬履其地經畫布置厥有成筭爰上其事於郡守丘侯時雍侯曰吾志也乃揆日定徒役工於水利所及之民採石於湖中旁有諸山他凡廩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以癸巳二月肇工蓋四月而成凡為塘三千一百丈有畸博其址廣十丈而殺其上得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所謂五千畝者昔在所畢護又關湖孺之地

得二百畝斤為新畬塘成是夏復澇而西華獨免民以為吾得遂西成之望者皆侯之惠也雍侯名泰字世隆成化己丑進士抑又聞其嘗鑿穹窿山渠以溉上田復置三插以備水之蓄洩此亦利民事也遂牽連書之

吳文定公長洲縣沙湖堤記

其畧云距郡城東二十里

白沙湖其廣袤各數十里旁有盜藪以行劫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于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顯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謀既協姚君迺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濬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於民者以為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盡力材用畢具工垂成而君移疾去矣

今郎中傅君潮來代他日行至沙湖嘆曰
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為左副都
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堤竟以完告其闊
為丈三尺其長為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
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
安流成渠人皆稱便

楊主事

循吉

治水紀績牌

其畧云弘治甲寅吳浙之間數

被水患黎民阻饑工部左侍郎徐公會同
巡撫都御史何公經畧其事浚築惟便而
員外郎祝君惟貞從行贊畫公深惟大江
之南自鎮祖杭膏腴千里而震澤豬聚其
間壅遏不導乃率司府僚吏周巡列郡得
其利害公與巡撫公度地計工當用人二
十萬乃足事因創差夫之法一甲三人而
以其餘為資給又別給米人一石先食後

役凡在守令罔敢逸怠以是年十一月經
始惟蘇之松陵為震澤喉襟而吳淞七浦
白茆則奔海之大道利博而治最急者乃
先以萬六千人之長橋疏其竇八十有五
又於其外雜荻去澱凡千畝決為通波隨
流北折而東又以萬五千入開七浦四十
里及盭鐵塘尤涇各十餘里又以人八萬
開白茆六十里其上曰鮎魚口者湖流之
出是凡四渠為新開河為龍潭洪為白魚
洪為落星港盡皆疏之悉徹海焉以吳淞
三江要道水下最捷乃以人四萬五千開
其下流凡七十里以復江之舊常州之境
宜與百瀆及江陰入江諸港歲久湮塞乃
開瀆五十放之太湖又開港三導運河入
江用人亦五萬公又以諸漚不通則茗雪
之水不得入于太湖通而不為之隄則水

乘風泛溢為其傍災則發人二萬開漚七十有二作石堤七十里以利湖州又浚西湖利杭又作石隄三十里利嘉興蓋上源下流均修並治水以大通六郡人士莫不胥慶歷觀前代致力於斯者非不甚眾然未有若今日之大者則稔歲之臻有不加於前乎哉

姚主事

文灝

重浚七鴉浦記

其畧云吳中

三江之外蘇有二十六浦松江有八匯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於東南而東南以塞松江以微水乃北折併於婁江而溢於七鴉白茆二浦故今之七鴉白茆在三十六浦為最鉅而要然白茆海口漲沙為梗惟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

而入海又徑但其間為居民厄塞水性未遂弘治九年乃奏設導河夫於沿江既又議收其直隨時募工十年冬始以常熟崑山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旬有五目而成計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闕如舊而深倍之下闕直塘兩岸市肆所侵其濶倍舊決放之日眾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溢洶湧郡人歡傳以紀述為言乃自書其槩如此

倪文毅公常熟縣濬許浦塘記

其畧云四

器以成化丁未進士來知常熟縣事孳孳治理事有病民者次第罷去以縣治濱海其東北有許浦塘上接梅李塘會昆承諸湖以達於海前代常立水軍寨於此洪武

中更置巡檢司以事防守歷歲滋久海水衝激至今浦口已三十六里巡司亦三易其地旱則潮汐弗通澇則沮如弗洩民兩病之適水部郎中新喻傅君曰會來司水政君謀之而協遂命治農丞趙祥董其役濬許浦之壅者闊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分占工作稍食稱事為力易者人三尺為力難者人一尺有奇工畢即釋不計早暮工不踰月而告成凡役二萬二千人鑿地之紆者十有二所除兩崖積土以為垣植柳崖上俾土不崩以蔭行者得舊石閘于雙墩移置海口俾啓閉以時蓄泄有節易置巡司於閘用便巡邏復為梅李實居上流水不通舟仍以萬二千人濬之長六千一百三十丈深闊減許浦十之二始濬許浦繼濬梅李蓋白城東門抵

海口七十里凡為工三萬三千木石工食之費僅二千緡始工於弘治己未之十一月訖工於庚申正月為費省而成功速有如此哉

祝貢士 允明 **重濬湖川塘記** 其畧云太倉

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西分源於太湖歷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來匯東連小塘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西突巴城東注清濁交鬪又劉家港潮之緯州而西出者由塩鐵塘至是而凍北自七丫港花浦楊林塘潮之來亦及是而泥渾沙迎合淀壅澱洿可立而待傍田藉沃泄者頻病之歲庚申民吳賢等陳於今巡撫都御史彭公提督水利郎中傅公屬之治農官蘇州府通判陳君暉率太倉州判

官黃譜往相度得其理乃鳩州萬有五千夫崑山千二百夫挑扶塗泥畚鍤雲集二公躬臨視之初塘身既闊而兩岸夾立相去直與下等彭公曰是不然岸稍遇潦當即潰塘立塞耳乃命削其廉隅俾夷而固啓役於冬十二月訖事於明年春三月凡濬自徐昌橋至於金雞之口入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段又六千尺廣一百尺底廣四十四尺深九尺尤以民積勞口給導河夫銀縻三千二百五十兩於是水道流利而田野辟舟楫便租賦復上下賴之是役也承引而提挈者知府曹公鳳知太倉州李侯端董蒞於成者陳君專職之力及黃君也

已上俱蘇州府

宋許正言

克昌

華亭縣浚河置閘碑

其畧云

秀四郡涇渠數百畝滄數千脉絡交會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太湖松江而注于海而所入之道歲久填闕雨少過差則泛濫瀰漫决齧隄防浸灌阡陌迺隆興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饑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决之四湖所豬水宜為斗門以便節減上命兩浙轉運使姜誥與令丞行視其宜姜侯既受旨即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盡得其便利以聞曰今宜浚通波大港以為建筵之勢又即張涇堰傍增痺為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益潮自無從入即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

守臣鄭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既具以綬縣令侍其銓乃浚河自犇山達青龍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

宋章峴開華亭縣顧會浦記

其畧云慶曆辛巳六月彭城錢

君以九棘丞來綰縣章凡積政間有因仍未遑者改爲如恐不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曰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艤去來實爲衝要平疇芳甸傍羅迤邐灌漑之厚民斯賴焉自犇山之陽地形中阜積於不決漸與岸等每信潮吐納才

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愆澤仍歲榜人其咨舍舟而徒錢君惻然遂以議白府府公集仙錢侯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五十人以慰孫君專董其役募邑之夫姓泊瀕浦豪居力能捐金助庸者得錢一百三十六萬繇是揆日戒告荷鍤雲集始于邑郭終于江漑增深四尺槩廣八丈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畚上平道者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埭壅其上流今則仍貫按縣塘浦大而居其最者五顧會其一次曰盤龍曰崧塘曰趙屯曰大盈而崧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環瀆民壞錢君又諭墾田乘農之隙戶出壯丁咸顧會疏導之其或歲苦淫雨則敗去防庸縱其澶漫自浦而泄匯于大川若驕

陽盛怒則豬淳潮波分汴壙剛
由浦而入潤之所及殆千頃焉

宋楊炬重開顧會浦記

其畧云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潦集川益

畎澮皆盈而浙右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為害滋甚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為巨浸部使者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於是監川曹公以身任責慨然興嘆以為雲間之為縣者連亘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澤每當春農事方興則枯槁蔽野必盡力於積水而後能樹藝訪於父老得顧會浦自縣北門至青龍鎮凡六十里久不浚淪塞淤澱行焉平陸遂請于朝籍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以縣令興工始於十月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及于北門分為

十部因刑勢上下為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下至青龍極于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夾隄復于河之東闢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澗以分東鄉之渟浸不旬決水落土墳自韓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為魚鼈之藏皆出為膏腴役以工計二十萬糧以石計七千二百錢以繕計二萬五千

國朝刑部員外郎潘暄新鑿都臺浦記

其畧云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崔公撫巡畿甸咨詢利病謂農畝所資水利為急惟松郡上海東南有田萬頃歲入萬石舊有漕溝蜿蜒橫亘浦之左右里凡百二十區計一十有六人民數百萬家引潮灌田素為生業淤塞日久民食用艱先是郡僕葉公邑令李君

欲事疏鑿以頓歲荒歉未果茲遇都臺下
采民言遂選郡判洪公景德職司其事率
夫萬有五千統制千夫長若干名百夫長
若干名調度勞來翕然趨事時以兼疏吳
松江統夫又幾二萬乃分委塩司副使司
寧等贊襄其事經始於天順四年正月二
十六日畢工四月八日河之長計三萬餘
丈濶一十餘丈深二丈於是萬姓交歡忘
其勞勩日之
日都臺浦云

錢文通公

溥

浚松江蒲匯塘記

其畧云三

澤底定水至吾松則又分二道而入海蓋
西北窪下則自太湖入澱山湖經吳淞江
以入海東北高仰則受杭禾之水達黃浦
以入海然旱惟東北受病其患小潦則西

北列郡無所歸洩其患大吳淞江自勝國
湮塞迨今稍遇淫雨即成巨壑天順二年
都憲崔公巡撫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為甚
乃舉府判洪侯景德暨二縣尹楊昕李紋
治之侯等相視以為江之故道雖浚必合
不若從新地鑿之力易為而功不壞起自
大盈浦東至吳松江巡司計二萬二千丈
又自新涇西南至蒲匯塘入江計四千丈
闊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
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陸鑿及新場計三
萬餘丈深闊皆與江同又自華涇塘六磊
塘嬰竇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
用工總三萬五千民雖勞而不怨
則圖本垂永之計孰愈於此哉

錢脩撰

福

上海縣捍患隄記

其畧云吳故

多水患而近

時尤數且甚新昌何公世先以右副都御史撫巡南畿時則有若鄞進士董君啓之出尹上海承公之意詢之父老曰邑分東西鄉高下迥絕東抵海障類高亢患旱利于浚西跨五湖鍾震澤下流類卑窪患澇為艱請以民之義孚力贍者督其役且令復畝計防程其工而分督之地闊而防遠者多為之畛以析之以拒漫延使食其地者各效其力而無勞于官役于官者官食之又曰農罔穫冬愈隙矣毋俟春盜且因而食之有助斂不給之義焉何公聞而賢之授以區畫君奉令惟謹相利充材如其策築之應期而成延袤凡百餘里其崇丈有二尺其廣加崇尺者三而其殺三分去一其側植楊柳芟以護之折竹織蘆而匝之

已上俱松江府

宋胡文恭公

宿

晉陵浚渠記

其畧云常領四

之以幹其財悉出於官凡奪田益隄妨于藝者官計其地而鈞其賦計其疆之人而不與焉

宋陵列為大縣慶曆之元高陽許君恢以大
理丞治於斯環按四封周咨野老得申港
戚墅竈子三港皆往時溉田之川廢不復
治因作圖言狀列于外計司從其請始籲
厥眾其集如雲乃畚乃錘自二年冬十月
濬中港凡三十八里引潮水抵城之西北
隅潮再至為竈子港去申港三十里自江
口濬之凡四十里斜趨縣之東北不與申

港合戚墅港東南去縣二十里自湖口濬之凡九十里太湖之舟輪至焉三港之溉申港最博繇大港之測聽民自射其便股引支水分注運瀆東幽等十九小港以曬其利長波之所貫眾渠之所殺凡溉田萬頃計工二十六萬前後凡三月而罷

宋教授鄒補之毘陵重開後河記

抵西仰而東傾漕渠貫其中故水患東下獨南水門受荆溪之流注之惠明河道舜宜橋抵迎秋門醜二股一自月斜橋以達于金斗橋一自迎秋水門入經狀元橋畧州倉後接于縣橋與金斗水匯慶曆中李公餘慶守州始穿顧塘河經大市益引惠明水東注之漕渠郡人既以漕渠為前河遂指顧塘河為後河中稍填淤崇寧元年

太守朱公彥浚之未幾復塞淳熙十三年太守林公寔來視事夏六月屬時不雨於浚治為宜迺用帑蔽之遺餘命其屬治之役不浹旬河復故道袤三百丈闊三十尺深於舊為尺者五而向之壅者闕矣

宋直院秘監王應麟毘陵重浚後河記

其畧毘陵為股肱郡文物彬蔚太守四明史公以儒雅飾吏事謂郡城之南曰後河實繫斯文氣脉自淳熙間太守林公疏浚之後積以填闕公昔為尉時講聞利病甚悉二十五年來守亟欲疇初志乃擲浮費以度工而民不擾率伍籍以賦役而民不勞濬源釃流無有壅塞再閱月迄事計功程七千八百有奇費緡八千五百有奇東西三百

餘丈眎舊深七尺士民訴勸焉

宋華文閣待制陸游重修武進奔牛閘記

其

云江行數千里至廣陵丹陽之閒是為南北之衝皆䟽河以通餽餉北為瓜洲閘入淮汴以至河洛南為京口閘歷吳中以達浙江而京口之東有呂城閘猶在丹陽境中又東有奔牛閘則隸常州之武進今趙侯善防來為郡郡之人僉以閘請侯既以告于轉運使乃以其役畀之知武進丘君壽雋丘君於是伐石於山舊用木者皆易去之凡用工二萬二千石二千六百錢以緡計者八千米以斛計者五百皆有奇又為屋以覆閘自鳩村至訖役閱三時其成之日蓋嘉泰三年八月乙巳也

宋試大司成蔣靜江陰河港堰牒記

其畧云

地為河港以十數港之中又有港焉派而為溝洫眾而為畎遂若身之血脉失其節宣則病或乘之此昔崔屯田立楊都官士彥所以汲汲於橫河市墩令節蔡港以為下車政治之先蓋導江水而南由黃田港又東曰新河新河受令節港之水市墩承蔡港之下流皆北引大江南匯代洪港而震澤之餘波暨焉猶或滯而不周崔乃西起漕渠中絕蔡港而東至令節鑿河以貫之與百瀆相經緯而暨陽遂為沃野此士彥之功也由楊距令河道堙沒具區之水由無錫而入者既不得洩北江之潮由令節蔡港黃田港而注者又遏而不逝於是

白鹿化成等十鄉之田始多旱潦政和甲午縣丞楚執柔行視水道謂當創牐馬師唐市二橋之旁而仍堰邑東門之外以南洩震澤北節大江視二水之盈虛而為之啓閉經畫既定陳之郡侯部使者得請遂因農隙以常平錢穀得夫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七延袤深廣計夫授步二河一港同日皆作於是市墩新河代洪港環亘七十里新流逶迤溉田以頃而數四千六十明年將濬橫河會知縣事王有來遂自邑之回塘堰出建寅門東至石牐港凡二十三里皆令之所董由石牐以達令節凡二十六里則丞之所部合四十九里之所溉又為田二千三百一三頃不逾月工就而東門之堰亦完雖積工亡慮四十萬而民亦不以多辭散緡斛亡慮二萬二千三百

而官不以費嗇乃知令丞此舉不為無與夫職為民官而恬不以民為念者不可同日而語矣

宋僉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蔣惟曉江陰開

河記其畧云嘉定己卯春刑侯燾以扈丞出守越明年乃浚九里河以疏游土

會水澤腹堅而漕河亦病於膠舟爰即其所酌從其宜命縣令張君宗濤董其役起自茶鎮之柶橋極於青陽之屠墅地以里計者倍十而徭役以鄉受者纔四而足面之闊為丈者八底則五之深如其底十之一又自柶橋而上逆于朝宗門陸續鳩工城外內河渠頓還舊觀是役也為丁夫九千三百二十有七始事於仲冬之晦歲除

而工畢

宋教授章洽江陰治水記

其畧云轉運副使姜公詵按視浙西

水利次于江陰知軍事徐公戴相與研究利病以為江陰北臨大江地執漥下潮汐往來浮沙停淖港瀆善淤夏秋淫雨頻港七鄉並湖三山低印之田混為一區申港利港宜治蔡涇之牌西通夏港大港之潮由之上下東連漕渠五瀉之水因之盈縮推廢既久亦宜治乃並銜上奏有旨以丁亥歲興申港二役已丑歲浚利港輟為御之資以充經費越孟春正日鳩工舉役迨仲春訖工起三河口以西折北抵江地與毘陵大牙相錯分治其在吾境者二十九里深九尺廣六丈下流之廣幾倍焉用上

三二十六萬有奇牌之故基距河差遠兩翼迫蹙波流悍急易以頽壞乃移基並東直抵漕渠乍而大之易木以石屹然對峙長各十有三丈高一丈八尺洪之闊二丈三尺岸之西北匯為過壘分殺水怒土木鐵石之工萬有九百費錢以緡計者三萬二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一萬一千四百有奇而二利興焉

宋顯謨閣待制蔣靜江陰重建黃田牌記

其畧

云暨陽城北一里許有港曰黃田世傳以為楚黃歇開以漑田北引大江橫貫城中南出于郭截蔡涇過茶鎮至五瀉堰凡七十五里距二浙之漕渠而漑田頃以萬計皆資潮汐為膏腴昔人即港口置上牌以啓江江之潮又即蔡涇為下牌以節制旁

之水於是旱無焦枯之憂霽無漂墊之患比年以來港浸及灤牒亦破毀大觀戊子徐侯申來守昆陵會令尹徐君充邑丞于君溥踵至會歲事稍登人樂自效得錢二百萬市材命工以庚寅季冬下上牒之良址於舊基之北百步外爲之而成於明年政和改元之正月其板築剛實規制宏壯反觀舊址若坐魏阜視培塿焉乃更濬上下流之積沙去支港之游上復以餘材作新下牒而闔境之民亡凶歲憂漕輸者亦省卒而功倍矣

元鄉貢士陸文圭江陰浚蔡涇閘記

其畧云暨州瀕

江受蘇常以北之水鵝鼻灣西折入黃田港出上閘通五卸堰凡九里一曲第二曲

至新橋夏浦之潮自蔡涇與港橫出匯爲泥沙閘廢土堙水淤不洩至順以來曠澇相仍行省謂江陰居湘下游首議挑浚分委官吏差募人夫由蔡涇北出江口十里一百五步積壤翻高用力尤艱同知州事萬侯慨然任責專督下閘以西一千八百五十餘丈用夫一千八百餘名壬申二月起工至三月而竣事

國朝楊文敏公重建武進孟瀆閘記

其畧云工部侍

郎周君忱巡撫蘇常諸郡常之武進故有孟瀆河閘以通東南漕運及商販之舟且溉傍近田數千頃歲久閘壞公私病焉常守莫君愚圖改作之以役費繁重謀於周君議以克合遂發往歲節省稅賦浮費以市材僦工礮石於姑蘇洞庭之山而舟致

之郡民皆歡忻趨事作於舊址之南丈餘其下先錯列巨棧貫以長松而後宜石焉東西而甃縱以丈計為十有六崇以丈計為二有五中廣視縱當八之一南北為鴈翅狀以殺水勢中夾木石鑿以納懸板而上下之經始於宣德八年九月畢工於是年之冬用徒匠以日計二萬三千七百六十木以株計八千九百石以丈計三千五百灰以斤計二十二萬磚以片計十有二萬始終董其役者知縣朱恕也

學士尹公直宜興後袁河碑

其畧云宜興

浸曰九渺瀾踰舍許邑之山亭八鄉泊鄰邑漂陽所屬水道所必由公私商旅之舟浮亂沿沂卒值風濤覆溺漂潰乃成化癸卯夏袁侯道以名進士再調來尹顧西九

之南有古鶴鶴淩積淤成陸其東復有小河達縣城南惟中隔澗北土干兩村僅十里耳侯曰苟闢此成河上沂并剝淹下達小河將不去西九之害乎遂具圖白諸上官即計徒庸辯高下其最下而易濬若鶴鶴淩者人一尺有五寸南華淹者人一尺稍高而難鑿若澗北村者人五寸土干村者人七寸凡役夫二萬五千為河長一千五百四十餘丈廣為尺七十深視廣僅二之一兩岸各廣十尺復溝二十六橋於河上以通阻絕而下流小河亦疏濬之其開毀官民田百八十畝有奇皆公償其值而別坵其稅自始事至訖工甫匝月而河成遐邇永賴頌聲載道咸曰漢袁玘令茲邑嘗構長橋以利涉千載之後乃復有令若侯姓與玘同因命之曰後袁河曰

已上俱常州府

宋李直鎮江漕渠記

其畧云嘉定甲戌仲冬

闕爰命守臣史公彌堅總領軍賦錢公仲彪行視疏淪二公程功計費列上于朝越明年春賜可乃擇良日分飭王旅會于渠上畚揭雲興綆錘麋集統帥臨督相率勸功自城南以抵江口為里者九先是居民侵冒臨跨刮腐輦壤布於近岸一雨驟至旋復於渠今分積塗泥高埒丘阜並渠之家咸歸所侵開空沙澱呈露垠涯魯琦修聳清波演溢閘舊有五乃命更葺跨渠而橋前後唯六公曰惟城之東歸水有澳以匯積流堙塞既入復命疏鑿折而西抵通津門回環軍廩東行絲甘露港注之於江

復建二閘以時啓閉絲南城入抵朱方門悉甃其■絲城南出達於呂城間石其途挽夫上下妥視安行以至市溝蠲濁而清東抵黃泥浚淺而委小利微害隨力所及以興以除迨及奏功甫一周旬民不預知官不告勞豈惟輓餉繫此之賴流惡達壅宜民孔多

宋郡守史彌堅重浚歸水澳記

其畧云南徐

貫城中為西津斗門達于江以出納綱運昔之為渠謀者慮斗門之開而水走下也則為積水歸水之澳以輔乎渠積水在東歸水在北皆有閘焉渠滿則閉耗則啓故渠常邇流而無淺淤之患歲久澳廢渠亦告病余至視渠湮塞且盡斗門不開公私

之舟跬步不進率由江陰五瀉而去父老
言二澳不可不復則按故蹟積水為居民
膠固盤錯獨歸水澳隄防畧存澳之西南
則轉舫倉東北則甘露港引而環之倉垣
因以護倉受者在渠給者在壕以便綱運
之出納引而接之甘露別為斗門以通于
江亘三水為之長壕於是度工改修歸水
故開以通于渠其倉壕則取其土以廣倉
垣之北規為益受灌輸其達于甘露
港者則為上下二閘且慮其不足以容多
舟也視閘之址有陂澤則又通之為秋月
之潭以藏舟焉其下閘之外則浚補百八
十丈容舟浮江乘便艤
泊以避夫風濤之害

宋教授陳伯廣練湖增置斗門碇函記

其畧云自

長山合八十四流布為辰溪白辰溪而為
練湖湖又自別為重湖隄環湖四十里而
築高於舊者六尺加厚四十尺而半殺其
上舊疏為斗門者五為石碇者三為石亟
者十有三皆以備蓄洩也今加板於碇十
有二寸加亟之管數倍之而易十門之柱
以石者抵亟之數均用民力二十一萬六
千二百九十九有七總為米一萬八千八
石為錢二千一百三十一萬四千八百皆
有奇而錢出於郡帑者五之三鳩工於冬
之十二月越明年
三月湖而畢其役

元海陵陳膺重修練湖記

其畧云先是至元

於湖當時蒞事者痛抑浮靡存其大綱工
亦不下六千四百餘人糧亦不下五千石

錢稱自然則湖之濟民也雖大而其弊民也亦為不細夫以幅員數千里之巨浸而欲使之大旱不減大澇不溢可概而田可運而河可使為利而不可使為害亦艱哉牢捍禦以防衝決深浚導以遲填於多門亟以備蓄洩堅木石以俟悠久勞逸均而趨疾試省勤而集易期限蹙而費省丁徒少而工多凡此八者倘非儉以體國勒以恤民深知利病者孰克臻其具美哉大德乙巳春都水監丞來相湖鎮江路總管史公寔重修役懲昔太奢酌今便宜作於仲春之初息於暮春之首環湖上下峻捍巍然厚且完固斗門石礎暨諸函竇視舊制無毫髮遺然計工度財纔及曩時三之一耳將成平章政事徹里公臨視積善既畢工父老來言請壽諸石

元翟思忠鎮江路濬運河練湖記

其畧云京

運夾岡微奔牛呂城閘堰之捍瀉不日以南去數百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長山八十四汊流為辰溪豬而為湖丹陽金壇之田袤廣勢下微湖之承匯有年矣若夫春淫夏亢豬之洩之此湖得用而河得濟也然歲遷月改湖不可不疏河不可不濬隨勢上下中埂一為湖二亟礎斗門一一有法旱不枯澇不沒湖水放寸運河注尺其功何如哉泰定冬湖河淺塞公私病之浙首平章刺罕光祿暨僚屬僉謀委前都水任少監路總管毛公計其工程適平章兀伯都刺赴召旋得上間命行省叅政董中奉行臺侍御史忽都魯叅阿親臨之廉司副使管不入僉事和尚董督之凡募五

郡夫萬五千二十二人工六十日廢錢六十二萬七百二十緡米萬八千九百餘石皆出於
深濬四尺廣上五尺廣下三尺畚壤培岸霖潦不貫河抵半高置亟五十四一利舟漕一利田漚於是河流彌漫行無膠澁又役三千人舟千隻工九十日廢錢二十七萬緡米八千一百石堤埂為斗門一石礎六石亟十有三一備啓閉一備蓄洩於是官漕民田悉得灌漑而無旱勞之虞矣

國朝吳祭酒節鎮江重開漕河記
其畧云鎮江通江有河舊名京口有閘有壩南通常郡地名奔牛亦有壩有閘皆著通潮汐以濟漕舟

國朝洪武初舟徑此者尚衆比年淤塞不通

重載之舫多從孟瀆出入必由大江風濤不測每致顛損天順改元尚寶少卿凌信言之

朝廷且欲於丹徒七里港開道以接舊河

詔下巡撫大臣勘議時左副都御史崔公寶撫臨其地乃借巡按御史鄭祐鎮江知府林諤親詣七里港相其地勢載詢父老咸以為宜止濬舊河則工用較省具題

上可其奏於是鎮常蘇三萬人自京口至奔牛計百六十里各委官分授復懼有損民居令河岸惟仍其故崇者深丈餘卑深八尺又設法得公餘白金九百八十兩俾脩砌京口甘露呂城奔牛舊閘於郡城西

南二門各置浮橋以通往來於朝陽門外增建新聞以防水土經始於是年春正月甫三月而訖工

已上俱鎮江府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六

（此處為模糊的正文內容，文字難以辨認）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七

紀述

唐杭州刺史白樂天錢塘湖石壑記

其畧云錢塘湖

北有石壑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北州大抵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自錢塘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水入河從河入田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元水尺寸往往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隄高加數尺水亦隨加脫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其郭

中六井李泌相公與郡日所作與湖相通
中有陰竇往往湮塞亦宜通理則雖大旱
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數十頃湖
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没人多盜洩湖水以
私利田其石亟南寬闊非灌田時並須封
閉若霖雨三日已上往往隄決須預爲之
防其寬之南舊有關岸若水暴漲即於關
岸洩之又不可減於石亟南寬洩之防隄潰
也大約水去石亟口一
尺爲限過此須洩之

宋蘇文忠公杭州六井記

其畧云凡今州之
平陸皆江之故地

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唐宰相
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
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至于今賴之
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古清河爲相國

井其西爲西井少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
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至
錢塘縣治南爲小方井嘉祐中太守沈公
文通絕河東至美俗坊爲南井出湧金門
並湖而北有水牌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
者南井與相國方井之所從出若西北則
相國之派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爲匿溝湖
底無所用牌此六井之大畧也熙寧五年
秋太守陳公述古發溝易甃補葺罅漏而
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
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爲近於濁惡而遷
之少西疏湧金池爲上中下使澣衣洗馬
不及於上池列二牌於門外其一赴三池
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管以
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石溝注于
南井凡爲子牌四皆垣墻高鑄以護之

宋安撫使周侗重修六井記

其畧云乾道三年五月侗自兩

浙轉運副使改知臨安府奉承德意不敢循默因奏于上面奉王音遂以六月經始于惠遷井易新石堅厚高廣過昔數倍以次至方井沈公井相國井白龜池而蘇公所記之六井畢修捍蔽周密可支數百歲水脉大至率皆盈溢則又治古井之有泉者曰瑞石曰中棚曰義井自清寧五年湖牌井城內外莫不足於水矣

宋盧侍郎鉞重修六井記

其畧云六井者杭

渡駐蹕以來百司庶府六軍萬姓仰於水者視昔何啻百倍咸淳六年太傅平章魏公受任之久衆廢具興而功緒始及於井曰惠遷者溝低為河汎不可食算舊用太

宋丁寶臣杭州石堤記

其畧云江介吳越間

歲久輒壞迺培而高之復治石為渠以尺計一千七百有奇表捍裏錮既廣既深水始大至覆之巨石而竅其上可用汲流溢而南至于金文橋之河舟者載以粥焉然猶慮衆流之合汗也迺浚受水以澄其源鑿別溝以疏其惡如惠遷以至相國南井大方小方水口之所自入莫不表而出之流福居六井之外於府治為近其源自聚景園導湖灌輸後填淤成陸迺自學士橋別開大港水脉以通他如衆河之支分派別壅者疏之狹者廣之坳者造之隄之夷者築之而又推本六井之故始於是鄴侯之廟隘以拓之大卑而增之崇像設儼如塗艘煥如過者改視工告役備

生聚數十萬廬舍隱鄰號天下最盛而歲苦海潮於夏秋尤暴常與堤平城中望隄不百數步不幸一壅而潰猶決山而注于井其病於民也數矣景祐中轉運使張公伯起謂故堤率新土雜治不一二歲輒壞雖勤繕補卒不足恃乃作石堤袤一十二里民賴以安後士年夏六月大風驅潮晝夜不落隄之土石嚙去殆半時知府翰林楊公偕轉運使田公瑜條上方畧以聞詔以隄事付之兼命通判屯田錢君尚余君貫兵馬都監閣門祗候杜君正平分釐其役發江淮南二浙福建之兵調十縣丁壯合五千人輦石于山畚土于丘侍申節杵之役相屬于數十里之外是年冬十二月新隄成長二千二百丈崇五仞廣四丈自龍山至官浦二千丈修舊而成增石五版

為十三級自御香亭下創為二百丈石堅厚相為膠錮欄上而方下外疆而內實形勢遂安可恃而無恐矣最捍激處更為竹絡實以小石布其下及圓折其岸勢務以分殺水怒大率究之前謀所未盡者益以新意而為之也

宋參政許應和修築杭州運河塘記

其畧云

塘衣帶浙水自帝都簿吳頭楚尾綿亘千餘里關提封者六州十縣仁和首當其一郵遞輦運憧憧旁午惟永和堤阻鼎湖白龍潭之險卯風湍流寅夕鼓蕩一有線溜則膏腴數百頃瞬息浸邑有范任二君倡為義役衆僦工築以木石成二百五十丈為錢數千緡范君為費獨當什伍肇始於紹定己丑之春告成於是歲良月之

望蓋民間曾無勞動之苦而公家坐收興築之利也

宋餘杭縣丞成無玷水利記

其畧云茗水發源天目經兩都

六邑以入具區者二當天目之麓山隘地高水經三邑處其下流奔放不可為力餘杭縣其間當茗水之衝橫流歲嘗一再至或久雨倏忽瀰漫至二丈許故隄防之設比他為重東漢熹平中陳渾為是邑始築兩湖以為水須並溪者曰南下湖環三十里並山者曰南上湖環三十二里洪流從高赴卑其勢悍甚得所謂石門亟者折而匯於湖徐引而東洩於南渠河東接東溪五福渠之水入於吳興其派別而北者為黃母港十二里與茗溪會於其會處節以石埭曰西亟溪流方漲則閉以固東鄉

之田埃其稍落則啓亟以走渠港之潦其為塘岸規制甚工歷年寢遠堤堰傾圯水或逆行漂沒廬舍西亟既自踈罅守者竊以渡舟水因大至官趣救目前遽塞之以弭患自亟之塞十歲九潦殆成棄地今大夫江公以宣和四年夏來臨眎民瘠甚思所以振之以是年冬度工賦事始於西亟次五畝塍次緣湖之岸當漢之衝者曰紫陽灘尹家塘次護郊之堤曰中隔塘次緣漢之岸當西亟左右者西踰明星瀆東接廟灣之塘次上湖可者南渠河受水處曰石橋橋次緣溪之岸當石門亟之左曰開林塘南岸既全凡北岸之塘與南對修由西門之外曰五里塘西山橫隴當溪之衝者曰龜塘及東鄉十四壩之防一皆圓治於是渠岸無偏強之患其下流遠近與

錢塘接境之田犬牙相錯而塘在吾邑者
曰廟灣曰許家壩曰芝
曰化灣與其西岸石瀨
岸亦皆增葺經始於十
三月其高七
其袤一百三十丈兩崖橫
蔽相去尋有半加膚寸焉石之工九百七
十役庸萬有六千三百用緡錢四十三萬
自餘隄防由東塘而上分委邑佐董之由
廟灣而下則因其塘長而語之靡不聽令
泊成如期其南岸皆與西亟相為表裏而
西亟最為要會夫南湖之利自古迄今比
歲民因湖之塞稍耕其田利水之速去也
故隄防有盜決者往時湖與溪皆有塘長
俾專緡治今稍復增置塘長又於五畝騰
舉條令為約束以絕盜決
之弊民之蒙惠當無窮矣

宋徐安國重修餘杭縣塘記

其畧云餘杭縣

西二里有下湖昔歸珖宰縣築甬道西北
大路廣徑直百餘里行旅無山水之患國
朝以來隨時修築熙寧中水勢衝激其岸
漸低紹興中縣令李元弼增築三尺州司
差捍江兵士及濠寨官助之塘漏則以藁
為箔捍護得免者屢以南湖東南嶽廟之
側有石櫺橋及五畝陸父老云昔湖深水
低則引兩湖之水由此入安樂鄉其陸上
下各廣丈餘後湖湮塞欽德招德二鄉之
民侵湖成田於是陸與橋毀而勿修後縣
令江袤躬訪利害紹復前蹟民賴其賜紹
熙甲寅畿漕黃黼重修慶元丙辰正月轍
宋於潛令邵文炳重築元豐塘記
其畧云於

宋 水之發源自天目而來至其境旋轉合附環邑左右勢傾而南下行羣山間廣不能三十丈或束而狹纔數尋尔淺灘鳴瀨五日不雨田未病而溪固涸矣昔人視其勢而約之以埭導其流以澗田後稍增益之凡為大堰百四十有七其細流為堰者又二百二十有三山狹窮處溪流不逮亦疏鑿以為塘然而潛之地山居其六七窮谷之民無曠土平澤以廣其灌注田事將興予勸耕於郊大堰各立長率共利之人察其決壞而增築之相映畝之枯潤時其疏淪而均注之先後有次第高下有承接約則有罰甚則有刑小堰各從民便使自為之總之溉六鄉十二管之田凡四萬九千七百七十畝有奇非溪塘之所及止於此地之傾側山之重峴而不得盡其利也

宋邵文炳重開元豐塘記

其畧云長安之鄉小嶺之下有塘曰

元豐謀始於治平之元久弗克就元豐庚申縣令崔君乃力興之塘成而獲其利歲月寢遠稍就廢弛而塘之所存隱然成陸矣咨訪耆老求其故而疏之取田戶百二十家之夫以用其力給其食用凡三十有四日而罷其廣百有四丈其深丈有五尺於是別為三渠其東之深與塘抵直覆以大石鑿方竇廣八寸許水自石竇旋轉而下入于渠其西高可五尺餘為第二渠如前之刺又高五尺累石門於二渠之中石板橫亘其一又積石水門之外釃三流以注之田植板榦以謹其閉小旱則啓其中之水門而縱之中旱則慎其西大旱則慎其東已泄而復閉逾三日則塘水復盈

旁行曲折於三流之分又
不止今所灌之田而已也

宋邵文炳重築樂平官塘記

其畧云去元豐

名樂平受閩湖之源而屬于大溪舊有官
埭溉並溪之田僅千畝山溜旁衝注埭澳
奔洪暴漲壅沙以遏其上流溪源亦激射
而埭乃隨壞溪涸立待往歲官一用其力
既成數月隨即廢壞禾稼就稿耆老咨嗟
求以新之乃伐石作址累石為■橫絕溪
流厚丈有六尺長十有二丈高與岸等列
木作■以護其旁使奔流不得齧導渠自
埭口南東而下渠之兩旁又醜為輔渠由
近而遠無不霑溉責之長以謹視之歲補
而加勤焉則又異時
為政者之所當念也

宋邵文炳清連上塘記

其畧云度上豪溪而

麓細流所豬曰清連塘其深丈餘東狹而
西長周廣九十有一丈堅高可以衛山水
雖奔流亦不得而衝齧也塘之下鑿渠而
深之東流為澳又北東接于樂延其地專
漣塘之利西又有上塘周廣視清連殆有
加焉水行地中別為二渠其一自塘東徑
北而下其一自塘西循村巷宛轉而北又
折而西水之所及視東渠頗遠二塘皆日
就壅不足為旱乾之備而民亦無有告其
上者夫長安之人困於荐飢號啼流徙宜
知溪塘之利也然視之邈然今雖盡力以
次興復竊懼夫民猶以為徒役而後日之
不加修也故申
其說以告之

國朝大學士謝公修復西湖碑

其畧云西湖

水之所蓄歲久規防侵弛湖葑蔓不可治
有力者復相竊據高者為田疇下者為沼
蕩其中若孫山之均長橋之港亦漸為人
所侵長夏歲旱則上塘之田無所於漑而
運河亦阻公私病之間有圖脩復者每為
浮議所奪弘治癸亥鄴都楊侯孟瑛自刑
部郎擢守杭郡深惟茲水之利銳意脩復
白諸監司巡按監察御史車公梁為請于
朝命下車公以其成專委于侯藩臬諸重臣
皆協相主之而僉憲高公江職在水利尤
切注意侯奉行惟謹懼民力弗堪乃發帑
藏餘積募民從事許日給直民無所於費
赴工所占田蕩盡斥去之慮民無所於
乃取廢寺田若干頃與之相易不願易者

酬其直又慮其舊稅無所歸則以他新增
稅充其額用是富不失業貧不告勞怨讟
潛消事遂克濟湖東餘土附益蘇堤高二
丈廣五丈有奇湖之西則薄西山為新堤
亦為六橋以通諸山水兩堤之上植萬柳
以為障蔽其餘葑草淤泥盡置孤山諸隙
地西湖全景式復其故而上塘之田及城
中運河始無旱乾之憂矣蓋經始於正德
丙寅之二月四閱月而畢以工計者八十
七萬四千聽斥田蕩以頃計者三千有五
百嗚呼功亦偉矣

已上俱杭州府

宋秀水縣三塔白龍潭記

其畧云漕渠出通越門直西三里斗

折以北面其曲爲今景德寺前有三塔枕其流流之深倍左右四尺龍之所宅也寺有伽藍祠號順德龍王舊俗云風檣雨擢淪溺不測往來者謂險眇江湖間乃相與琢石韞舍利建浮圖鼎足鎮之所謂三塔者也塔初成靈光夜明險害乃已或云近歲有艤舟河上夜半風雨晦冥遷之數十步擢夫幾殆淳熙元年夏五月潭之所大雨雹已而不雨至于七月郡刺史昆陵張公元成從僚吏出禱小雨隨之越三日禱畢蜿蜒雲端不終朝大雨翼日又雨雹繞佛廬不涸不流不萎不蘇歲以大熟邦人咸喜

國朝魏文靖公驥海鹽重修捍海塘記

其略云大

海去海鹽城東一里許而洪濤巨浪晝夜舂撞古有塘岸專以捍禦潮汐其保障軍民之功不止海鹽一邑而浙西諸郡皆賴之永樂初塘壞有司以聞上遣通政使趙公居仁董蘇松嘉湖數郡軍民修築僅完宣德中巡撫侍郎周公忱復使民于塘之內增土五丈仍令嘉興府役夫七百人分方守候遇壞即修歲以爲常正統九年秋風潮大作塘復衝決水溢四境傷民禾稼知府黃懋復請于

朝下有司相勘於塘內重築新塘用銀且四十萬因令所屬有罪人納贖以充費景泰五年夏四月僉憲陳公永實領其事乃因塘故址外砌大石內實瓦礫勞來工役曲盡思意於是人爭效力費省而功倍塘之廣十有二丈高二丈八尺真足以障怒濤

而擇居
民矣

刑部尚書屠公

勲

重修海鹽塘記

其畧云

塘在縣東一里今僅半里自昔至今屢修屢壞弘治間勲為大理少卿不忍民之墊溺嘗上疏極言海塘之弊

詔

下工部議行有司禁革如法募工督理下

施木椿上加巨石縱橫交疊內外收縮通

計重築塘南自藍田鋪北至丫叉塘以丈

計者凡九百餘而居民可賴矣正德辛未

河南韓君士賢通判嘉興專司水利而海

塘其大患也韓君上承監司吳公之檄督

同海鹽令辛九齡暨居民耆老熟思審處

於是計財傭工隨海之勢順地之宜經始

於正德八年癸酉訖工於九年甲戌為費

四千兩有奇石六萬四千椿木二萬六千

石功一萬二千役夫三萬九百視昔之費

十省八九自教場迤邐而周一百四十丈

翁家塘土塘皆六百五十丈丫叉塘三千

三百餘丈澈浦塘一千三百餘丈他如龍

王塘談家塘又數千丈塘高二丈八尺疊

石一十八層視昔之功十倍六七鰲老童

釋舞躍歡呼咸願建碑紀德俾來者知修

之所

始

林郎中

文沛

重修海鹽石塘記

其畧云浙

古制外石內土自海底植基礎砌石層累而

上而頑鈍弗稜者裏之層之多寡視地之

高下而層多者止於十有八然植基礎欲長

砌石欲穩欲實護土欲高欲厚欲槌固欲

內不貼水如是者皆古法也邇來官帑之所給民丁之所役而土著之徒利之於土石之功大率中空內泛有不旋踵而坍塌隨之者嘉靖壬午秋潮大作癸未繼之塘圯視昔加倍潮乘隙以進泛濫及百里許有司以急切民害告適巡撫大司空西蜀李公柄水利權而文沛承公命以蒞之既至則率屬鳩工而知府蕭世賢已具有章程文沛因搜坍塌窮圯督衆肇工舊制石多縱者更之而縱橫叅錯使聯屬而不解散又痛革其亂裏之弊必擇其廉隅可縫之石募民指授布置使牢穩而不空虛其植椿以四千八百計皆去朽短而易新長其增石以萬六千計皆拾遺於海與陸運於數程之外塘北自丫義南抵宋在撤其舊而新之有自四至七曰小坍塌者二十八處

有自八至十二曰半坍塌者四十處有自十三至十八曰全坍塌者五處共七百五十七丈而土工尋亦就緒共一千三百七十丈經始於嘉靖二年八月至冬十一月而告成用銀一千五百兩有奇

已上俱嘉興府

元吳興新復清塘記

其畧云吳興為江表名郡烏程古秦縣也雩水

自天目來縈紆曲折過清塘門東北與苕水合而入于太湖汎濫洋溢故為長堤數百里西抵長興以截水勢之奔潰先是堤皆土築數十年來失於修治堤外水決往來者病於徒涉而公堤之田亦成巨浸至元載紀元之初真定宋君來丞烏程暇日

行視田里顧瞻太息曰此非長民者之責乎乃議易以石甃足支永久首捐已資畚土輦石召匠庀工民勸趨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郡之緇流亦皆捐金而助爰築爰削如鑄如珽爲之橋梁以通水道夏秋漲潦屹有巨防奔轂走蹄旁午于道公堤之田歲喜有秋郡之人士相與代石以紀成績

國朝翰林檢討方謨吳興重建長橋記

其畧云城

之內有水橫貫於南北曰雲溪溪之上遊有長橋焉舊名伏龍其下之水一自天目之陽出餘杭經德清會銅峴諸山水入定安門一自天目之陰入苕溪薄城南亦入定安門二水合流橋下漫衍爲江子隄從臨湖門直趨太湖每春夏霖潦暴至則深

廣陪常故橋屢圯屢修比年以來遂偃仆而不可支矣景泰癸酉郡守程侯謀及歸安令李君役工方興屬時飢費倍程侯致仕歸李君亦代任其功遂輟天順改元春今河南岳侯來守加前工直俾裕其力橋成三洞覆以砥石上翼以闌其高二十四尺立於水者如之前後計費白金共若干兩

已上俱湖州府

吳中水利通志卷第十七終